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源

2023年 · 第2期 · 总期: 162 + S\$5.00



归来仍是少年 周燦专访

- 放逐，一只浮荡于南洋的漂瓶——画家任建辉印象
- 粤剧传承的践行者和追梦人龚耀祥
- 治学与自学成家的苏启楨
- 揭开新加坡生活书店及上海书局的“内幕”
- 胡南飞的舞蹈与戏剧缘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宗乡总会奖学金

SFCCA Scholarship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3 - 15.07.2023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编辑语

文·谭瑞荣

2023年·第2期·总期：162

真实可信的“纪事”，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史学家常用的“事实论据”。本期“纪事中的窥视”专题，一方面可以让您从平凡的纪事甚至报章广告中，“窥视”到上世纪初叶新加坡华文书业的发展轨迹，以及新加坡战前战后不平凡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您也可以从这些小纪事中“窥视”到，南来新加坡的华文书业先驱，将爱国和拓展华族文化视为“事业”的大格局。

“我们做书生意，第一是赚钱维持生活，但也是服务性的，最重要还是事业……”上海书局创办人陈岳书在“纪事”中的一句话，道出了业者的民族情怀。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怀被传承至今，读罢黄绍安的《新加坡中文书店之我“见”》，您也许会点头称是。

笔者以为，本刊的特约记者及特约撰稿对受访者的专访，也是一种“纪事”。我们从赵宏《放逐，一只浮荡于南洋的漂瓶——画家任建辉印象》一文中，就可以读到有关任建辉的“纪事”：早年师从于著名画家吴冠中；曾与天王级的美术界朋友们勾肩搭背；经历过至少10个系列主题阶段……

非舞蹈与戏剧出生的胡南飞靠才气、缘分和坚持，挑起了舞台的大梁。章秋燕在“戏如人生”专栏里，有让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若干“纪事”。其实，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何止胡南飞如此！郭永秀在“余音缭绕”专栏中就记录了苏启祯如何自学成家的经历。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狮城舞台又有了不同的“生态”。“梨园点将”的作者蔡曙鹏从“内生态”和“外生态”的视角，对龚耀祥及本地戏曲的发展亦做了一番详实的记述。

如果说，前者是绘画、戏剧、戏曲、音乐领域的“纪事”，那么“文坛掠影”则是文学领域的。齐亚蓉有关周聚的“纪事”，不但有端蒙小学、中正中学、南洋大学，还有60-90年代的工作场所。读来也许会让您惊讶：卸下职场重负回归生活，竟能让人立刻得到心理和生理的疗愈！

陈煜在“吾乡吾厝”专栏中的“纪事”，亦能让您一窥林谋盛鲜为人知的家族：了解其七妹林文霞如何待字闺中；如何在兄长谋盛的安排下结识陈振青；如何嫁入门当户对的侨商家族，远离母族终老于缅甸……

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赅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也许，这就是“纪事”的意义吧。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 总编辑 ■

谭瑞荣

■ 副主编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李亦欣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9/02/2023

■ 出版 ■

2023年4月

目录

- p.4 艺术长廊 放逐，一只浮荡于南洋的漂瓶 赵宏
—— 画家任建辉印象
- p.9 吾乡吾厝 跨国联姻的林谋盛七妹文霞 陈煜
- p.12 纪事中的窥视 中华书局新加坡经营活动考略 李奎 王相元
- p.15 揭开新加坡生活书店及上海书局的“内幕” 章良我
- p.21 新加坡华文书店之我“见” 黄绍安
- p.24 梨园点将 粤剧传承的践行者和追梦人——龚耀祥 蔡曙鹏
- p.29 城市生活 狮城洗碗业的窘境 陈伟玉
- p.32 戏如人生 胡南飞的舞蹈与戏剧缘 章秋燕





- p.36** 艺文脉动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林志佳
—— 新加坡华人史的启示
- p.38** 东南亚华人文献研究中心正式开幕 许源泰
- p.40** 余音缭绕 治学与自学成家的苏启祯 郭永秀
- p.44** 坡岛探幽 转型的奎笼 刘家明
- p.46** 炊烟岁月 山竹是君子 尤今
- p.48** 星洲回眸 炮台岛上的足印 林高
- p.51** 文坛掠影 归来仍是少年 齐亚蓉
—— 周粲专访
- p.56** 仿佛风 影子 杨嘉林
- p.57** 散光也挺好 刘清音
- p.58** 步伐 钟安怡
- p.59** 夏夜和皱纹 周海桐
- p.60** 本土文学 长寿秘诀 茹穗穗

放逐

一只浮荡于南洋的漂瓶

画家任建辉印象



图文·赵宏

十年前的1992年，任建辉正式从中国北京移居新加坡。那时候，他的美术界朋友们，周春芽、曾梵志、岳敏君、方力钧、张晓刚、刘晓东、隋建国……已经引起或即将引起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的集体关注。凡是有中国符号的、甚或夸张的政治意象和概念的波普作品，统统都在国际艺术资本的围猎和追逐之下，成为新兴的当代主义经典，每一个画家似乎都站在迎着潮头挺进的大船之上。30年后的2022年，一个宏伟的时代彻底结

束了，美国和西方世界同样举起了政治的大旗，但这一次，中国，或者华人面孔的艺术家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鲜花、掌声和天价的金钱，中国的崛起让西方世界惊惧，而被资本角逐和影响之下的国际美术界和美术评论体系，也将再次面临一场史诗级的变调……福兮？祸兮？

对于任建辉，与其说1992年的南下之旅是主动选择，还不如说是一次率性的自我放逐。随后，在当时艺术气氛并不十分浓厚的南洋之地新加坡，他没有像同时期的那些画家一样置身于大众视觉的焦点，而是跳下船化作一只漂瓶，直

到今天，仍在南中国海温暖但暗流涌动的水中，或起，或伏，没有靠岸。他曾经是当时中国仅存的几位民国时期留学西洋的美术大师之一——吴冠中先生的得意门生，如今，他在女皇镇的一间画室教画、创作，总是一派标准的、东方式的温婉与谦逊的夫子形象。但在他心中，以及作品之上，隐隐流露的是不变的一腔豪气和对人性与宇宙的思索。他喜欢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以及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Michael Freud, 1922-2011）的狂野与任性，他的内心是要在西方人主导的美术体系分占一席之地，新加坡只是一个中途休息站。报恩师知遇之恩耶？亦永恒久不灭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雄心耶？

任建辉，1956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1978年，他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承吴冠中先生。大学期间，他主修书籍艺术系，专研插画及装帧设计，亦系统学习素描、油画、国画和钢笔画。老师中不乏名家，如范曾、李燕（李苦禅之子）等。当年，吴冠中先生很欣赏他的才华，毕业后还多次叫他来家中吃饭促谈，并亲自签名赠画，以示鼓励。有一年，吴冠中的旅法同学朱德群（Chu Teh Chun, 1920-2014，与吴冠中、赵无极并称中国艺术界“留法三剑客”，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在中国美术馆办展，吴冠中特意打电话约任建辉见面，要把他引荐给朱德群。可惜的是，任建辉那天鬼使神差，居然忘记赴约，失之交臂。



1981年，任建辉（右）在大学时期
随同吴冠中一起赴山东大渔岛写生

1991年，刚刚于1990年获得中国首届书刊封面设计大奖赛一等奖的任建辉应邀参加中国画家赴新加坡展览，初渡南洋，见到曾国和（Chan Kok Hua）。曾国和号秋斋主人，“秋斋”两字取自齐白石的一幅篆书作品，被曾国和收藏后定为斋号。1979年，曾国和还在新加坡做记者，到访北京时结识吴冠中，并对精彩异常的中国画产生极大兴趣，回国后在卡佩芝路经营新华工艺美术中心（Sin Hua Gallery），以独到的眼光和素养，系统收藏二十世纪中国水墨画南北各派名家之作，是当代新加坡收藏中国书画的一座高峰。2016年，曾国和的藏品之一，“在北京举行的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被誉为‘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中国画’的傅抱石名作《云中君和大司命》，以2.3亿人民币（约4700万新元）成交，令新加坡收藏家和鉴赏家感叹‘走宝’”^[1]。该画“是傅抱石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人物画，在近代美术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据报道，傅抱石一生中创作尺幅超过三米的巨制不超过五件，而这幅画长3.15米，宽1.14米，尤其珍贵”^[2]。曾国和是本地画廊和收藏界的巨擘，力邀任建辉南下，并主动承揽他的个人展览，这是十分重要的资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就是吴冠中本人，能走到海外举办个展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任建辉的首次展览多以吴冠中风格的彩墨作品示人，其时正逢吴冠中本人在世界范围引起瞩目之际，自然走俏热卖，大受欢迎。

1992年起，任建辉开始在位于巴耶利巴时代中心（Times Center）的联邦出版社做插画和封面设计兼美术编辑。至200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建筑系邀请任建辉出任基础素描和艺术造型设计以及水彩科教师。2008年，任建辉主动叫停这份工作，辞去教职，开始专心个人绘画。此后至今，国大建筑系未再续聘新的美术老师，成为绝响。不过，任建辉当年教过的建筑系不少学生一直在业余时间追随他从事绘画学习，并且按照例常每年举办作品展览。也正是这些学生和日后慕名而来的习画者，支撑起任建辉的日常生活开销，让他可以既有时间教画，也有时间和精力从容地进行自己的创作。

在这一时期的1999年，本地画廊界另一位



《漂瓶》布面油画 180X135cm (2007)



《名牌系列》布面油画 183X150cm (2007)



《去掉表情》布面油画 151X122cm (2008)



《穿越时空》布面油画 162X203cm (2010)



《灵魂真相》布面油画 110X85cm (2021)

重量级人物，同时也是与中国众多现代艺术大师结下深厚友谊的著名摄影师、文化奖得主蔡斯民（Chua Soo Bin，《海峡时报》曾称其为“新加坡最抢手的商业摄影师之一”）的斯民国际艺苑曾为任建辉举办个展，再次引起“东南亚收藏家关注”^[3]。同年，新加坡知名画廊Opera Gallery开始代理任建辉作品。该画廊初创于1994年，在巴黎、新加坡、纽约、伦敦、香港、首尔等世界各地有10几处分支画廊，关注富于当代、现代概念的和有国际影响力的画家，对任建辉的作品赏识有加。2000年，他的作品个

展在纽约举行，藉此也开始“受到欧美市场的关注”^[4]。2009年，任建辉受邀参加意大利卡西亚斯亚诺美术馆（Chianciano Art Museum）举办的双年展，获特别荣誉奖，其后在2015年、2018年和2021年也多次在伦敦、纽约及意大利等国际展览上斩获大奖。

任建辉坦言，在40多年的美术探索和创作生涯中，他经历过至少10个系列主题阶段。起初，他的重点自然是落笔在水墨画上，那是一种天然的、来自恩师吴冠中先生的滋养。不过，源头是起点，也是束缚，如果不能突破，就会永远被压

服于吴冠中“抽筋、扒皮、见骨”的“形式美”的窠臼之中，跳不出来，而这，对于一位有深刻思想，要建立自己的新体系和新维度的画家来说，是致命的。于是，任建辉选择了做“叛徒”——“在吴冠中的调教下冒出头来的杰出‘叛徒’”^[5]。任建辉有高超的写实功力，“他传承了老师对艺术的奉献与激情，其余都是自己的独创”；“在写实的记载功能已被摄影所取代的今天，画家仍然得依靠它的力量，才能传达一种更高的超现实精神，更高的心像与思想的结合，这就是任建辉的艺术所呈现出来的令人叹服的面貌”；“他一直埋头创造，反思，人们在物质世界的种种行为与动作，以及对未知的盼望，甚至在某种时空中人变成漂瓶的命运，也是他笔端的关怀”^[6]。

任建辉放下毛笔，拿起油画刷和调色板，开启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他“终于选定了他的表现风格。通过半写实手法，他在现代油画中展示出一种崭新的力量——由现代主义与原始主义的融合。独一无二的色彩运用法使他掌握了处理背景与前景的最佳方式，将它们在画布上分开的同时，造成一种完美的互补效果。这得来并不容易。在他艺术生涯的前十年中，任建辉使用水墨的时间比任何其它在学校所学画法都要多。”^[7]事实上，纵观任建辉后来的油画作品构成，一直都隐含着某种水墨艺术特有的墨迹点染和墨线抛洒的渲染信息，这种点线的抛洒和美国画家杰克森·波拉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的“滴画”中油彩颜料的抛洒所形成的点线效果是不同的，它几乎贯穿任建辉的所有作品。表面上看，任建辉似乎拉开了与吴冠中的距离，但吴冠中曾经对他耳提面命的那句话——“你看到美感了，但没把形式抽出来”，却始终在影响着他，他一直都在尝试在具象中抽离形式，在写实与抽象之间平衡视觉美感，他对形式美有着终极的向往。

任建辉的夫人许颖女士曾经评价任建辉的作品很美，但不漂亮。言者无意，但却暗合了大师的观点。对于美，抑或绘画的形式美，吴冠中说过：“我曾在山西见过一件不大的木雕佛像，半躺着，姿态生动，结构严谨，节奏感强，设色华

丽而沉着，实在美极了！我无能考证这是哪一朝的作品，当然是件相当古老的文物，拿到眼前细看，满身都是虫蛀的小孔，肉麻可怕。我说这件作品美，但不漂亮。没有必要咬文嚼字来区别美与漂亮，但美与漂亮在造型艺术领域里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漂亮一般是缘于渲染得细腻、柔和、光挺，或质地材料的贵重如金银、珠宝、翡翠、象牙等等；而美感之产生多半缘于形象结构或色彩组织的艺术效果”^[8]。从这个概念角度看，任建辉无疑是完全合格的吴冠中学生，他各个时期不同系列的作品，很难用普通观众所常用或熟知的漂亮来形容。他的作品没有甜的味道，没有一眼可见的俗气。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成名立万、开一代风气的画家也不是好画家。没有一个画家不会梦想着自己的作品被外部世界承认，享受崇拜和艳羡的掌声与目光。那种只为自己欣赏，只为自己画画的作家，在每一管颜料、每一碗米饭都要付出真金白银的现实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只是传说。不可否认，任建辉曾一度希望与他当年曾经勾肩搭背，如今却都已如日中天的天王级的美术界朋友们建立一种至少在画面上的，或者说职业的或专业角度上的联系——“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这种联系必须是直接的，因为只有直接，才能鲜明地印证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新加坡本土成长和美术教育体系培养起来的画家没有这种关联，也并不在意这种关联。在这过往的30年中，在世界当代艺术的焦点无可非议地聚焦于中国元素和中国符号的时候，远在赤道的小红点的任建辉，很难凭自己的一人之力，揽到聚光灯的强烈光柱，也没有一个可以互相依靠的、有着同样文化痕迹和标记的画家团体可以抱团取暖，一起吸引潮流的青睐。于是，任建辉，一个孤独的行者，在放逐的荒岛上，在漂浮的海浪间，只好开始孤独地呼唤——他的《西藏系列》，让人想起陈丹青、艾轩……《名牌系列》，让人想起王广义、隋建国、刘炜、严培明、尹朝阳……《绿风系列》，让人想起棒正杰……当然，在这10个系列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培根、弗

洛伊德……但最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任建辉。

在《漂瓶》系列中，被禁锢在漂瓶中熟睡的婴儿或者愤怒的光头男人；在《隐逸宇宙的流浪者》系列中，悬浮于太空中被时间抛弃和被沙砾蹂躏之后的男人女人，或者远古动物的尸骸，或者金属质地的零件或结构，或者高耸的建筑物残存的柱石……那些，就是任建辉，就是任建辉高傲但却谦卑，柔和但却激昂，舒展但却紧张，澎湃但却压抑，饱满但却拘谨的真实内心。

任建辉是一位天才的画家，是一位隐忍的儒生，他有执着的艺术信念和雄心，却被海岛与大洋隔绝出无奈与悲情，他只能漂泊，就像一支漂瓶。

“我们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名望。因为没有虚幻的憧憬，也无所谓成就，精神如此了得解放。‘生命中很多时候，有许多事情不能成全，何不站在另一角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9]——这就是任建辉，天秤座。

“现在，我至少还有一个好身体，还可以好好画画”，任建辉如是说。

注释：

- [1] 林展霆《名画》，《联合晚报》，2016年6月10日。
- [2] 同注[1]。
- [3] 邹璐《最真实的自己在画里》，《SG50金禧缤纷》，新加坡美术总会出版，2016年6月。
- [4] 同注[3]。
- [5] 陈瑞献《序·任建辉画集》，新加坡美术家协会出版，2011年8月。
- [6] 同注[5]。
- [7] 任聪《任建辉的西藏系列》，《任建辉画集》，新加坡美术家协会出版，2011年8月。
- [8] 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南方美术》，2014年5月30日。
- [9] 任建辉《隐逸宇宙的流浪者》，《任建辉画集》，新加坡美术家协会出版，2011年8月。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Self-banished but freed in art odyssey

Ren Jianhui was born in Chengdu in 1956. In 1978, he enrolled in the Central Academy of Arts and Crafts (now 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here Wu Guanzhong was his mentor. He majored in Book Art design and systematically studied sketching, oil pain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nk pen drawing, etc. Among the teachers, many were famous artists like Fan Zeng and Li Yan (son of Li Kuchan, a great 20th century Chinese ink master). Wu Guanzhong appreciated Ren's talent so much that even after he graduated, Wu invited him for dinner at home many times and gifted him one of his paintings with his personal signature as encouragement. When Chu Teh Chun^[1] (1920-2014) held an exhibition in the China Art Museum Beijing, Wu Guanzhong specifically hoped to recommend Ren to Chu Teh Chun. It was a pity that Ren missed the appointment.

30 years ago, in 1992, Ren relocated to Singapore from Beijing. At that time, his friends in the arts circle, including Zhou Chunya, Zeng Fanzhi, He Duol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ntemporary pioneer painters of the same period like Yue Minjun, Fang Lijun, Zhang Xiaogang, Liu Xiaodong, and Sui Jianguo had either successfully or were set to attract strong interest from the West. All pop artworks with Chinese symbols, exaggerated political images or concepts were hun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rts capital and became the classics of emerging modernism. Every painter seemed to be standing on a big ship advancing against the tide; sadly when 2022 came, the grand era has already come to an e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are now raising the political banner again. However this time, China or artists with Chinese faces are no longer welcomed with flowers, applause, and huge capital. The rise of China has frightened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arts community and art critic system challenged. They will have to face an epic change... disaster or not, who knows?

For Ren, his decision to be in Singapore in 1992 was not much of an active choice but a spontaneous self-exile. The artistic atmosphere here was not very strong then and thus he was not under public scrutiny like those Chinese pioneer painters of the same period. Instead, it felt as if he jumped off the boat like a floating bottle. Till today, he remained floating in the warm South China Sea, with undercurrents surging, him rising, falling, but not landing. A proud student of master Wu Guanzhong, Ren now teaches painting and creates works in a house in Queenstown. He is always seen as a standard oriental gentleman and modest teacher while in his mind and works, there is still a constant sense of pride and deep thinking about human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He admires the wildness and capriciousness of Francis Bacon (1909-1992) and Lucian Freud (1922-2011). His heart is to secure a place in the western art system as a Chinese painter.

[1] Together with Wu Guanzhong and Zao Wou Ki, they were known as the three swordsmen studying in France in Chinese art circles, and academician of the French Academy of Art.

跨国联姻的林谋盛七妹 文霞



文图·陈煜

对于新加坡抗日英雄林谋盛(1909-1944)，世人多关注他为国捐躯的无私奉献，鲜少关注他的品格成长与家庭生活。

林谋盛不仅是战友眼中忠诚可靠的领导，业界信赖的商人，妻子挚爱的丈夫，孩子慈爱的父亲，也是11位同胞手足的兄弟。林谋盛的父亲林路(1852-1929)娶有6位夫人，养育19子9女，前10子2女为领养的，后9子7女为亲生的，包括五夫人方牡丹(1885-1930)生下的7子6女，六夫人陈氏生下的2子1女。1907年林路55岁之龄，方牡丹在南安后埔为他生下第一位亲生女儿碧霞，两年后生下第一位亲生儿子谋盛，虽然家中排行十一，却是弟弟妹妹眼中真正的“大哥”。

对于林路亲生子女出生与移居的研究，显示出这位星洲头家的人生轨迹，也印证20世纪初南洋华侨家族对于祖籍地和侨居地观念的转变。据其17子大琛回忆，林路对于在本地出生的儿子不再按照家谱(辈序金字)和族谱(辈序谋字)取名，可以推测1919年初七女文霞出生后，林路将方牡丹带到新加坡，同年底产下再生(15子)与早夭的孪生弟弟(16子)，而后生下大琛(17子)、锦霞(8女)、菊生(18子)、七四(19子)、清霞(9女)，不难推断1906至1919年间林路频繁往来两地。

1929年林路在新加坡逝世，次年方牡丹亦离世，彼时他们最小的儿子七四3岁，最小的女儿清霞仅2岁，20岁的谋盛由香港返回新加坡执掌家业，亦承担起照顾未成年弟妹的责任，生母过世后不久与颜珠娘结婚，先是居住在鼎兴园家族宅邸，后在Palm Grove路兴建自宅，为先后成年的弟妹主持人生大事，包括1940年将七妹文霞嫁给来自缅甸的陈振青。彼时林谋盛已是本地青年领袖，他与父亲林路所建立的家族声望，为这场闽侨跨国联姻奠定了互信的基础。对于

林文霞生平的回溯，有助于了解林路家族的世系传承，让人得见南洋华侨世家联姻形成的庞大社会网络。

闽商家族的跨国联姻

陈振青是缅甸仰光闽籍钜商陈碧峯(亦写作碧峰, 1887-1953)的三子，原籍泉州西门外塔后村(今丰泽区北峰街道)。陈碧峯少年时前往缅甸谋生，白手起家创办利川米行，成为富甲一方的米商，在新加坡和香港设有分号，是缅甸华社德高望重的领袖。南洋华侨常以跨国的地缘网络共同为祖籍地做贡献，陈碧峯虽远在缅甸，因慷慨好义乐于捐助，在星洲闽籍社群享有相当的知名度。1937年初他与李光前、陈文确等泉州籍人士，以及林谋盛主理的福安有限公司等商号，为福建私立泉州中学捐款建筑校舍，捐款位列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他与李光前，各捐国币1000元。

林谋盛七妹林文霞从中华女学中学部毕业，正值适婚年龄。1940年7月初，陈碧峯带着三子振青南来新加坡，在林家老友庄丕唐的介绍下，陈振青与林文霞相见，两人的年龄家世教育程度匹配，互有好感。在男方家长与女方兄长的主持下，在林谋盛加东宅邸举办订婚仪式，邀请数十位亲友见证，包括家族世交黄孟圭与曼士兄弟、胡少炎、庄惠泉等。在订婚仪式上，介绍人庄丕唐报告了两家结缘的经过，相识不久的年轻未婚夫妻带着腼腆的笑容，在镜头中留下珍贵的订婚合影。

陈碧峯对于这场门当户对的联姻极为满意。他对记者坦言选择媳妇的条件：“除常人所要求外，尚必女郎之父兄係由祖国来者，盖因由祖国来者，无论旅居久暂，均有回故乡之思，对于祖国善举，亦较为关心。”进一步解释说，陈林两



1940年陈振青与林文霞的订婚合影（图源：陈淑芬）

家原籍均在泉州，且住家相距不远，久仰林志义（即林路）大名，能迎娶林家女儿为媳是家门之幸。订婚仪式后，他设宴款待林家姻眷和双方亲友百余人。陈碧峯对这桩婚事极为重视，在订婚仪式后两个月，择定9月11日为良辰吉日，他以晋江人的身份借用武吉巴梭晋江会馆为儿子举办隆重婚礼，邀请本地侨界闻人和双方眷属出席，中午12时的结婚礼由庄惠泉主持，南侨总会代主席陈延谦证婚，400多人见证了这场世家联姻，随后设下30余桌晚宴款待200多位嘉宾。

为庆贺两家联姻，陈碧峯捐出国币1万1000元，其中6000元交给南侨筹赈总会，4000元交给晋江会馆（包括2000元捐泉州救济会和2000元捐泉州慈善堂），1000元用于救济难童。陈碧峯的这一善举不仅表达对于祖国家乡的热爱，也是感谢同乡会的支持，并给予姻亲家族充分的体面。9月26日，陈碧峯带着新婚的儿子媳妇经檳城返回仰光，林家亲友与社会人士百余人在车站相送。林文霞辞别新加坡的母族，踏上人生的新旅程。

泉州西门外陈家宅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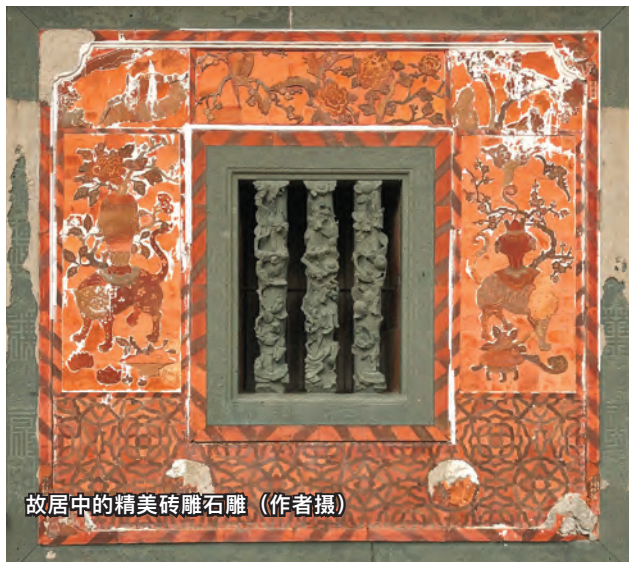
与许多成功的华侨一样，陈碧峯在缅甸积累财富后返乡兴建宅邸，1932至1935年间耗费巨资，建成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350平方米（不含天井面积）的宅邸。坐北朝南的建筑群包含中、东、西三座相连的大厝，两侧设有护厝，是极具代表性的闽南华侨住宅，融合了闽南传统民居与南洋建筑风格。三座大厝的前落均为闽南传统建筑做法，但后部的布局各不相同。牌匾题为“锦亭远秀”的中座规格最高，为一进两落五开间的传统布局，推测是在陈家祖居上重建的主厝。牌匾题为“慰藉小筑”的东座为三开间，前部为压缩的一进两落做法，后部是满铺的双坡大厅，推测为陈碧峯母亲的居所。牌匾题为“爱晚吟箴”的西座同样是三开间，前落与后落之间是满铺的双坡屋顶大厅，后落是两层洋楼，屋顶设有女儿墙和巴洛克山墙，推测是陈碧峯子女的居所。

以建筑规模而论，陈碧峯宅邸在闽南并非顶流。屋顶形制简洁，燕尾脊装饰少量剪粘，屋顶以平瓦为主，局部为皇宫起筒瓦做法。宽46米进深9米的工整前埕，铺设长条石板，南侧以及东西两侧设有围合的石砌矮墙。这三座大厝的前落采用上等建筑材料，建造工艺精湛，堪称闽南华侨住宅的典范。尤其是在闽南特有烟炙砖的利用上，构思精妙，切割拼接出各种花纹，镶嵌精美的砖雕和石雕，令人目不暇接。石构件则采用南安丰州的上等石料，青石与白石组合雅致，雕刻手法多样，匾额对联均为名家题写，是闽南石雕的杰作。

陈碧峯以重金为家人打造了华洋一体的居住环境，以碑刻记录家族变迁与宅邸兴建的过程，表达对先祖的孝思。其太高祖朴轩公早年丧父，



泉州陈碧峯故居（作者摄）



故居中的精美砖雕石雕（作者摄）

事母至孝，于困境中培育五子成才，其子颂南官至御史，名动天下。陈碧峯忆及幼时同样处境艰难，靠着努力终能光耀门庭。1932年他从缅甸返乡归省，由于地方时局不靖，计划在泉州城内或是厦门鼓浪屿兴建宅邸安养留守家人，但母亲以“生斯长斯不忍轻去”的理由，并以1857年高祖叔力排众议安居此地为先例，劝说儿子在家乡建宅。陈碧峯遵从母亲的意愿，将祖居翻修扩建，二战爆发后日本侵占缅甸，他率家人从仰光返乡避难。

辗转新华间终老缅甸

据陈振青女儿淑芬回忆，1942年父母遵照祖父的指示前往泉州避居，父亲开车带着怀有身孕的母亲沿滇缅公路北上，在重庆意外与11哥谋盛和17弟大琛相遇，异乡重逢的三位手足不甚唏嘘——谋盛忍受与妻儿分离的痛苦，大琛在华语授课的大学艰难求学，千里跋涉避难的文霞刚生下长子起予。经历漫长旅途的陈振青与林文霞抵达泉州老家。

二战结束后，陈振青与林文霞决定带着孩子前往新加坡，重回娘家鼎兴园居住，1946年在那里生下长女淑芬，1948年与1949年先后生下次女淑媛和三女淑娴，一家人度过美好的时光。1948年陈碧峯返回缅甸重振商务，1950年将三子一家召回仰光，林文霞不得不再次告别母族。1953年陈碧峯逝世，振青与文霞带着孩子避居碾米厂，1961年迁回仰光，将子女送入华侨学校学习，1962年缅甸政局巨变，家族产业遭受重创，两人经营杂货铺养育2子6女。

1970年代，林大琛曾到仰光探望姐姐一家，留下珍贵的照片，曾经的林家七小姐已是挽着发髻

穿着沙龙的中年妇女，脸上依然是恬静的笑容。陈淑芬不愿多谈祖父去世后家族的纷争，只是遗憾声名显赫的母族远在新加坡。即使遭遇生活变故，母亲依旧泰然处之，常常安静地看书，以书信与天各一方的族人传递思念。陈振青于1985年去世，享寿65岁，林文霞于2004年逝世，享寿85岁，葬于仰光福建公墓。缅甸开放后他们的子女曾到新加坡探望舅舅阿姨，至今保持联络。

结语

林文霞一直珍藏着家族照片，其中一组是少年时与姐妹侄女拍下的合影，待字闺中的林家女生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戴着项链手表，一派时髦惬意的装束。她们过着优渥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成年后嫁入门当户对的侨商家族。林文霞在兄长谋盛的安排下结识陈振青，这段跨国联姻为她带来相伴一生的爱侣，也让她远离母族终老于缅甸。

无论是星洲林家还是缅甸陈家，都未曾预料祖籍地和侨居地的政局彻底改变了家族的命运。在缅甸，1962年陈碧峯家族丧失大部分产业；在中国，其泉州宅邸在1949年后被占用，1952年做为泉州师范校舍，1954年做为中共泉州市委党校校址和北峰高级社办公处，1958至1968年期间为北峰公社办公处，1969年后一部分作为北峰中学图书馆使用，1981至1989年为福建地球物理探矿队租住，直到1990年落实华侨政策，留守泉州的陈碧峯后裔才得以搬回祖居。尽管2001年6月被评为泉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文革摧残的陈碧峯故居亟待保护修缮。

（作者为ON-LAB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1970年代陈振青林文霞与子女合影（图源：高思安）



林文霞（左二）与姐姐们的合影（图源：高思安）

中华书局

新加坡经营活动考略

文·李奎 王相元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宣告成立，由陆费逵筹资创办。自此开始，中华书局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中国及新加坡的变化发展，为中华文化普及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书局成立后，因为进入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重视教育，中华书局组织编撰了“中华教科书”，依托教科书拓展了销售市场。随后中华书局扩大营业范围，涉及了学术著作、译著、古籍、小说、字典等，满足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各种知识的需求，在出版界占领了一席之地。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华书局购地置屋拓展公司规模。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中华书局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开设分店达40处。

政治历史的变迁，并没有阻断中国与新加坡的联系。自明清以来，从贩卖猪仔到“石叻”到后来中国人主动寓“星洲”，从无一技之长的苦力到文化政治名人主动南下，新加坡就成为中国人谋生或是避难的海外安乐窝，这使得二者之间联系极为密切：从经济到文化再到交通。

在中国对南洋文化输出过程中，新加坡是极其重要的“据点”，于是中国的近代出版业也进入了新加坡。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的经营活动学界鲜有研究。检索已出版所有相关文献，仅见对新加坡中华书局的简略介绍，再无详细信息。而

今中华书局成立111年，中华书局在新加坡分部早已歇业。笔者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对于研究中华书局的新加坡传播史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完善中华书局历史。笔者阅读多种新马华文报刊，从中找到了中华书局在报刊中发布的广告，本文就是建立在相关新加坡史料和中华书局广告基础上，尽力还原中华书局历史。

进入新加坡的时间

中华书局进入新加坡之前，通过检索报纸，可知新马销售中华书局书籍的是吉隆坡的文明印务书局。《侨声日报》1912年7月27日刊载“吉隆坡文明印务书局”广告中提到的教科书，应是中华书局1912年发行的“中华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发行书籍早在19世纪依托古友轩就进入新加坡，1912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教科书是“共和国教科书”。故《侨声日报》这则广告所售必定是中华书局书籍，这说明中华书局在成立半年后就有书籍在吉隆坡销售。

在新马销售中华书局书籍的还有槟榔屿兢兢书局，《国民日报》1915年8月25日刊有槟榔屿兢兢书局的售书广告，其中有《清朝全史》一书，此书正是中华书局发行，而同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没有发行过此书。中华书局还与新加坡中华国货公司合作，1916年8月8日《国民日报》刊中华国货公司销售书籍的广告，其中有三部书均

由中华书局出版。而中华国货公司经理庄希泉也是新加坡中华书局早期的经理。

据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华书局在成立后就通过销售网络将自己的书籍销售到了新加坡，通过与当地的公司或书局合作拓展自己的营销业务直到1916年。

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的第一则广告，现在能见的是1916年12月26日的《国民日报》。这则广告第一次以“星洲中华书局”的名义发布，说明中华书局在新加坡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分店，可能至晚1916年12月星洲中华书局就开张成立了，与中华书局网站和《星加坡分局史略》一文中所说相异。1921年6月29日《新国民日报》刊广告，新加坡中华书局为了纪念在叻开办5周年，所售书籍打折销售。这则广告时间向前回溯5年正是1916年6月，因此中华书局1916年进入新加坡说法正确。至于为什么12月份才刊载广告？笔者以为，中华书局南下后，需要注册、招聘雇员等需要时间所致。

中华书局为什么将分局设立在新加坡？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适合，这一点与商务印书馆的看法相同，“此地为亚东与欧美诸国往来之孔道，又为南洋群岛适中之地点”，因此中华书局必定“特于此设立分馆，以期诸君子采取之便利。”（《国民日报》1916年3月20日）20世纪初期，中国的许多公司纷纷远下南洋，设立分公司，囊括了各种行业，而这些公司以总部设在上海的为多。中华书局创设之初就是在上海，受到此种潮流的影响也是中华书局远下“南洋”的一个原因。

根据现存中华书局在新马报刊中的广告，可以知道中华书局在新加坡大马路103号，是华人聚居区，中华书局设在此便于打开营销市场。随着业务活动的拓展，原设地点空间不足，制约分局的发展，于是星洲中华书局更换了更大的营业部，并且分别在《叻报》（1924年12月31日刊）和《新国民日报》（1925年1月2日）

登广告，申明营业部迁移至“大马路四十号一层楼”。

中华书局的经营策略

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稳定后，迅速开展了营销活动。中华书局在新加坡依然有着强大的竞争对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早在1915年5月就与新加坡曹万丰号合作，设立“特约发行所”，它比中华书局早进入新加坡，因此它的市场占有率肯定比中华书局要大。而这也是中华书局维持生存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上文广告所示，中华书局设机构在新加坡之前就已有与吉隆坡文明印务书局、新加坡中华国货公司、檳榔屿兢兢书局合作，销售自己的书籍。中华书局是以本局最有优势的教科书在新加坡打开市场。清末民初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对华侨的旧式私塾教育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就促使新式华侨学校纷纷出现，而中华书局的新式教科书正适合华校的需要。



设于大坡大马路（桥南路）的中华书局门市部
（图源：互联网，拍摄年代不详）

中华书局在新加坡营业之初就实行多种经营。在上文提到现存中华书局最早一份广告中就提到“各种教科书文具”，说明了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经营文具。后又刊登过乐器、仪器、玩具、名片、运动服等销售广告，涵盖了中华书局所有的业务种类，从中可见中华书局经营业务的多种多样，才能维持中华书局的生存。

中华书局除了多种经营，还采取了多种营销策略。纪念日打折销售、在新加坡开办5周年打折销售、国庆日作促销、销售新加坡影戏院所演剧目相关的小说，都是相关广告中所记录的中华书局营销策略。现存中华书局最早一则打折广告是1920年1月12日《新国民日报》中华书局借新年之际刊“中华书局新年大廉价一个月”。

从新马华文报刊的中华书局书籍广告来看，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如同在中国一样激烈，商务与中华在南洋竞争激烈也是在教科书方面。中华书局为了肯定自己的“不一般”超越商务印书馆，还将教育部审定批语在报上登出。批语（刊于1924年1月26日《新国民日报》）是针对中华书局1923年新小学初高级教科书、新中学教科书，指出了其竞争者的弱点“有未改国语仍课国文者，所用之书，袭用旧本，不推不合潮流，抑且过于艰深。”（刊于1924年4月5日《新国民日报》）这则广告点明了竞争对手的要害之处。无疑证明了中华书局教材的优越性。

余论

笔者目力所及，所见中华书局在新马报刊中所做广告，最晚出现在《新国民日报》1930年8月6日。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是中华书局凭借自己教科书吸引了大批新加坡读者；二是通过各种促销手段打开了广泛的销售市场，形成了稳定的销货渠道；三是1930年新加坡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幅波动。以上的原因综合导致中华书局为了节约成本，消减了广告支出。

新马华文报刊中所载中华书局的广告除了能反映中华书局在新加坡的经营活动，同时还有“正史”功能，如《星加坡分局史略》中提到“1925年……施伯谟经理因病回返上海调养。”而在报刊中由施伯谟先生所载广告“定于本月十八日趁法国船起程，局务一切有徐采明先生代理。”可见施伯谟先生在1929年3月18日乘法国船回国修养，而不是施寅佐先生所言的“1925年”。



位于小坡大马路（桥北路）的中华书局
（图源：互联网，拍摄年代不详）

至于中华书局何时在新加坡停业尚无统一意见，周其厚在其《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认为新加坡中华书局是在“1943年星埠沦陷后停业。”施寅佐先生《星加坡分局史略》中提到新加坡中华书局“1972年10月间，分设小坡余街门市部。”《中华书局百年沉浮录》中提及“1996年1月，香港、新加坡、台湾、北京四个书局共同在香港永远坟场公墓重葬了陆费逵先生，四地书局经过47年阻隔，再次团聚，但不久后，新加坡和台湾的分局相继倒闭。”此说无问题，根据新加坡周维介先生撰文回忆，1997年新加坡中华书局停业。

（作者为中国山西师范大学学者。本文为中国国家社科项目“东南亚汉文报刊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新马卷1919-1949，项目编号：18BZW150阶段性成果）

揭开新加坡 生活书店及上海书局的 “内幕”



文图 · 章良我

二战时期的生活书店 新加坡分店纪事

20世纪30年代，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美好河山，许多南来文化人把华族文化和抗日宣传带到当时的英属马来亚及新加坡。战争的枪炮声一下子把南洋各地华侨的心与祖国联系在一起。本文就战前战后两家新加坡华文书局的内部资料作一些收集和梳理，以期让读者能从书局“内幕”中窥视到格局，乃至时局。

时局动荡时期创立《生活书店》

在1957年出版的《新加坡书业公会十周年纪念特刊》有一篇题为《星洲书业概况》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本地自战前开始兴起的中文书业：“一二八战役，上海商务毁于炮火，星洲分馆再维持经年，即自动结束，乃委上海书局为特约代理分庄。二年后南洋书局创立时，改委南洋为英荷两属总代理。自九一八抗战以后，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物颇受侨胞所欢迎，该店乃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大坡大马路一八六号设立分店。迨一九四零年间，商务又卷土重来，承鼎生活分店复馆，生活分店乃另赁吉宁街马华教育用品社楼下继续营业，至星洲沦陷即行收盘。”

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撰的《生活书店史稿》一书刊印一帧旧照片，其说明文字曰：“生活书店新加坡分店旧址”。大坡大马路186号

旧店屋已在上世纪新加坡旧城改造中拆除，旧址在今时的芳林苑组屋一带。生活书店是一家对中国出版史影响深远的书店，它的前身生活



《生活书店史稿》

诞生于1933年7月的上海，当时正值中华大地遭受外敌入侵之际（九一八抗战爆发于1931年，一二八战役发生于1932年）。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之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外埠只有汉口和广州分店。淞沪会战之后，总店迁至汉口。至1939年8月，生活书店分店已达30余处，遍布中国后方大小城镇。

由邹韬奋等人创办的生活书店，管理自成体系。书店秘书处定期编撰刊印《店务通讯》，它是生活书店的一份内部刊物，为后人研究生活书店发展史留下宝贵的资料。《店务通讯》在1938年1月22日于汉口创刊，汉口沦陷后在重庆继续出版。油印16开本，第1期至第90期为周刊，第91期起改为半月刊。至1941年1月31日于重庆停刊，共出版108期。1948年4月，



在香港复刊，但只出了3期。1948年10月，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三联书店。后来，三联书店领导机构内迁中国北部解放区，《店务通讯》停刊。

《店务通讯》反映书局和时局

1938年2月24日下午5时，生活书店在重庆分店举行社员大会，选出杜重远、胡愈之、王志莘、张仲实、沈钧儒、甘蓬园、李济安、王太来、金仲华、邹韬奋、徐伯昕、邵公文为理事。该年从12月27日至31日一连五天，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召开营业会议，作出决议。在决议之三《关于划区管理业务问题》中提到：“划上海、浙、皖、赣、闽、粤、香港、新加坡为沿海区”，以香港为分管理处，管理区内业务，以上海为造货发货中心。在决议四《关于分店、支店调整问题》中具体计划：“沿海区除上海、金华、丽水、立煌、南昌、南平、香港外，增设温州、屯溪、遂州、梅县、汕头、新加坡”分店。自此，生活书店新加坡分店成立计划在落实之中。

1939年6月6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接到星洲发来的电文：HOUSE SETTLED（屋已租妥）。6月26日，甘蓬园乘搭法国轮船亚多士号赴星。7月初，准备发货：从香港“发星岛货，卅箱在启运中。”7月29日第五十八号《店务通讯》刊出详实的星洲分店动态：“已租定大坡大

马路一八六号为店址，适为书业集中之地。全屋系四层楼钢骨水泥建筑，内设电梯，外观宏伟。租金每月叻币三百二十元，合国币千元有余。现正在装修中，预计八月十五日开幕。拟举行开幕纪念廉价二星期，本版书售叻币三折。星店电报挂号为‘LIFPUBCO’。”电文中还附上了店址的英文地址：186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S.S.

同年8月5日第五十九号《店务通讯》刊文：“星店本版货前后共发三批，计二十五箱，外版货尚在沪配办，士俊同事已首途赴星，世桢同事亦拟即日起程，一候人货在日内到达，决定在八月十五日正式开幕。”包士俊于8月3日从香港乘搭霞飞将军号轮前来新加坡，全世桢则因负责外版书配备而延后赴星行程。

该年9月16日第六十五号《店务通讯》刊《半年来的服务工作》指出，生活书店按其工作计划列出三项主要工作事项：“一、举办战地文化服务；二、设立文化工作讯处；三、举办海外华侨服务。”“关于华侨服务方面，原来所拟的计划，已交星洲分店去斟酌情形处理，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事实可以报告，暂略。”9月30日第六十七号《店务通讯》之《分店简讯》报道：“星店已于九月九日正式开幕，营业甚佳，每日平均收入叻币一百三十元左右，合国币千元以上。”

10月28日第七十一号《店务通讯》报道新加坡分店情形：“星店在开幕前各事均有充分准备，但以外版货误装‘野鸡’轮船，致一再延期开幕。时以国际风云突变，当地政府对于书刊检查更见严格。原可一面送审，一面发售，但自时局紧张后，必须先经审查，始可发售，因此开幕时所陈列之书刊，不能完备，致营业大受影响。现在正多方设法，以资补救……”

11月22日，生活书店新加坡分店为推进业务、扩展发行网，特“登报征求南洋各埠特约，以资推广，登报后数日内已有十余处来函接洽。”从12月1日起，甘蓬园“起程赴外埠推销日记及本版书刊。闻此次拟往商埠为：马六甲、谈边、

芙蓉、吉隆坡、巴生、安顺、金宝、怡保、太平、大小（‘小’误植，应为‘山’）脚、檳榔屿等处，预料收获必大，又，星店在大世界夜市场（系平民商店）设立支店，每月营业额二百余元（叻币），除开支外，可获利六七十元。为数虽微，但此系用极法子榨出来的心血钱，故而弥觉珍贵云。”

战争风云聚集，时局愈益紧张。“新加坡分店原定八月初开幕，故自八月一日起，港店亦即将所有新加坡一带的批发户，划归星店处理。……但星店终因货运发生意外，展至九月九日才开幕，而开幕伊始，适逢欧战（二战）爆发，当地政府宣布入于战时状态，书报杂志之进口，检查更严。”在该年12月20日统计的新加坡分店《工作人员一览》名单为：“甘蓬园、包士俊、全世桢、江明深、凌辉云、张接奎、赖志青、黄秀峰、亚四、李英杰。”其中除了前三位是经香港派来的，其他人为当地聘请。

1940年2月10日第八十五号《店务通讯》报道：“近闻星店营业日趋好转，门市每天平均可售四五十元（叻币）左右，开支勉可维持。一俟开办时挪借之债务还清后，即可有余款供给沪港两地造货之需云。”该年年初，甘蓬园重新当选为生活书店理事，《第六届候选人之介绍》“理事甘蓬园：前本店副经理，现任东南区管理处主任，本届理事。两年中创立港、星等店，功绩甚大。”

4月30日第九十三号《店务通讯》报道：“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一行五十四人，由团长潘国渠先生领导来渝，进行宣慰工作。总处为对该团表示敬佩与欢迎起见，特选赠新书及各种杂志五十四份，并附慰问信各一，略表微忱。”

《百期纪念特辑》折射战局波及

《店务通讯》之《百期纪念特辑》“分店近况”栏目，报道港店营业困难后写道：“星店亦以受欧战影响，货件进口不易，以致新货不能源源接济，于妨碍营业甚大。现已决定将原有余屋分租，以资节省开支，并兼营文具、教育用品，

及另设服务股，以辅助业务之发展而求自给自足。开服务股之主要目的为扩大海外之服务网，其任务为：代办中外图书、杂志、报纸；协助华侨青年回国升学事宜；办理委托出版图书、承印书刊及各项印刷品等等。”

9月30日第一〇一号《店务通讯》报道：

“自星洲统制货物进口条例颁布后，书籍亦在限制之列，因之星店货源供应甚感困难。虽则在上半年本店已领得一纸进口许可证，但货未抵埠，按最近颁之条例，又将无效，刻已在进行交涉宽限中。”同期刊香港分店结束业务的报道，甘蓬园等四人留港处理相关事宜。

12月15日第一〇六号《店务通讯》报道：

“星店为节省开支起见，已将原有门面出顶，另迁吉宁街一六八号（168 Cross Street, Singapore, S.S）营业。按吉宁街为书肆集中地段，市面颇好，有开支则可节省不少。”

1942年春节，日寇侵占新加坡。此时，新加坡生活书店分店已歇业。本地员工就地遣散，南来新加坡创办分店的包士俊则与郁达夫一起在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避难，战后回到新加坡。甘蓬园则居留香港，晚年返回中国。战前的生活书店新加坡分店虽然开店营业时间不长，但它为本地华文书店史和华文传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战后本地书店业培养了骨干力量。

光复后的新加坡 上海书局纪事

新 加坡光复后，1945年10月28日上午，上海书局召开第一次同人大会。会议由东主陈岳书担任主席，温平执笔记录。东主王叔暘及经理王子豪、前上海书局吉隆坡分局负责人胡松甫、生活印书馆经理周君武等列席会议。陈岳书在发言中百感交集：“今天新旧同事聚在一起，非常欢喜。尤其是王叔暘先生与温平君从远地回来……本局过去在

南洋文化界之地位，可谓颇高，以将来发展，亦必大有可能。刻下似甚困难，应谋维持办法……”

王叔旸应陈岳书之邀发言：“当前战争时期，全世界各项损失甚大，本局仍保有人力与财力，可谓万幸。本人虽受若干困难，但可勿计也。本局以后办法，应视剩余实力若干而定方针，然万不可灰心，盖本局刻下甚有发展可能。……刻下各地交通尚未恢复，难谈发展，维持办法亦须赖诸位共同努力。当地学校已纷纷开课，本局应尽能力所及，求学校用品之供给。”

专人笔录书局实况

王子豪是昭南岛时期上海书局的“留守”经理，聆听各位同事的意见后，他总结：“诸位所发表意见，供负责人参考，且能联络感情，诚为须要，以后亦宜每月举行谈话会一次。”自此，上海书局召开的所有大小会议，包括全体同人大会、各部门会议等，都有专人笔录。自1945年至1983年之间留下11本（9本为硬抄面、2本为软面练习簿）上海书局会议纪录，为后人研究上海书局的发展史及时代背景，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46年4月18日上午，在上海书局六号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陈岳书分析了该年头三个半月的营业情形，提到王子豪回国经商的意向。当时，新加坡上海书局分别在上海和香港设申庄和港庄办货，购进图书及文具等商品。陈岳书对人事作了相应安排：“王君返国后，营业方面由温平君代理，经济方面由本人代理，定价等等由史廷芳、黄炳荣两君负责。”12月14日下午在六号栈召开全体职员会议，温平没有出席，除陈岳书、王叔旸和王子豪外，另有16位新旧同事参与。上海书局会议纪录从此便由詹道平负责，直到他晚年退休。

1947年3月23日，上海书局在加东东园陈岳书住处召开全体大会。陈岳书首先发言：“今天是（民国）卅六年度第一次开全体同人大会，同事中除了三、四位老同事外，几乎都是新来同事。回顾去年的营业，可谓敷衍过去。新来同事

固感工作生疏，但最大的原因系海运不爽，货品往往不能如愿办到。二来因为汇率逐日惨跌，本局也不敢多量添货，所以去年是敷衍时期，今年才能算是步入营业的正常轨道。”

人事调动突显局势艰辛

同年11月2日，在加东东园陈岳书住处召开全体大会。中国国立英士大学毕业的陈孟哲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陈金凤完婚后一同来新，其名字首次出现在会议纪录中。陈岳书发言：“本局自三月廿三日开全体会议后，因王经理回国二月余，学期又接踵而到，故延迟至今才开第二次同人大会。本局经理王子豪先生因负担繁重，于去年已提出辞职，我曾力为挽留。最近王经理向外投资成就，店务非他负责不可，所以复向我提出辞职，我们为他前途计，也就不敢不赞成了。本局过去经理许可及汪念慈两先生之辞职，亦均系因发展前途，但其精神上时常与本局联络，而不发生误会。王经理亦然，其对本局服务具悠久历史，其对本局同事亦甚融洽。以后同事间如有不明之处，可随时询问王经理，他是愿意帮忙的。王经理既已决定辞职，本局即需要一位主持人主持店务。兹经局部商量后，决定聘请温平先生担任。但温先生在南侨日报尚有责任，一时不能完全摆脱前来，目前只得兼任，所以仍赖各同事通力合作，互相帮助，以维持正常营业焉。饶力吉先生亦为本局旧同事之一，后来在外自力经营，最近需要归来，而本局亦感需要饶君帮忙，同时亦聘定了饶君。”

在1948年5月23日于加东东园召开的上海书局同人大会上，温平在分析当年生意情形时提到，上海书局“进一步可能做出版”：“如门市批发均好，则调整人手，悉心研究出版问题。此外较有关系者乃印刷，印刷已独立化，故可放开，如生活（印书馆）价钱不合，可向外添办。”1949年2月6日在书局批发部召开的上海书局同人大会上，温平任大会主席。他将上海书局的工作分为营业、出版、事务及账务四个部分，并希望以上四个部门“要能够联络好”，“如

联络得不好，可由秘书处设法补救及予以帮助。”
秘书处负责人为饶力吉。

时局波及书局

1949年度第二届上海书局同人大会在生活印书馆楼上由陈岳书主持召开。他在发言中道出了诸多苦衷：“一、沪来源断绝，二、课本受阻，三、孟哲君和温平君发生事故。（以上三件事）均为本局之不幸事。此次叔旻先生由国内来，曾苦劝温平君，才得温平允帮忙支持下去。按本局章程，六月底即须开会，不料延到今天才开，乃因近来本局生意损失特大。望过去之事成为过去，以后希望能与以前一样收入能敷支出。”

1951年11月13日，上海书局召开该年度第二次同人大会。陈岳书主席开场发言：“各位同事，我早想开会请各位来谈谈。温先生于六月五日被政府叫去，我总希望他能早日出来，大家

开会一下。至今已是一月半了，年尾将到，因此这个会似不开不行。各事待研究的甚多。”

“温先生一周后要提审，我们希望只不过是‘怀疑’，审后可以出来。”但是事与愿违，温平终因崑兴轮事件被英国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

1952年5月31日，上海书局该年度第一次同人大会召开，陈孟哲出席会议。陈岳书主席告诉大家：“本局创办于1925年，及至1950年皆为私人营业。自1951年起改为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组织，不能逾围。本局在历史上说，最初系营新文艺书，而至文具，再至教科书。战后又进而出版课本及学校用书。由此看来，本局的营业是在轨道上跑。今年新文艺书来路较困难，但本局因历史上的关系是不能放弃的……”在公布1952年薪金细则时决定，王叔旻先生薪水自6月1日起取消。另外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事，会议推举以下六位同事负责修改事宜：陈孟哲、凌辉云、王弘人、史廷芳、赖群进、詹道平。陈孟哲在温平之后成为战后上海书局的第三任经理。

1955年7月17日，上海书局该年度第一次全体大会召开。陈岳书开场白：“依照公司惯例，每年最少开大会两次，必要时三次或四次。今年开会较迟的原因，第一是三月底编辑部两位同事离职，致经理部工作较忙。第二是五月间陈孟哲经理又提出辞职，其辞职的原因第一嫌职权不够，第二是个性问题，想另外自求发展。经多方面挽留不获，故照准其辞职了。马华版课本，原可在今年全部完成，但因上述同事之辞职而停顿了。最近，我和战前生活书店经理包思井先生商量，他很同情我，经其考虑之后遂接受屈就经理职。包先生早年是在国内研究经济学的，战前曾任本坡生活书店经理，战后与各方面的关系甚大，又自创印务馆，个人事业是相当忙的。”于是，包思井成为战后上海书局的第四任经理。

两经理主持大局

1956年11月4日，于上海书局批发部召开的会议上，陈岳书说明开会的目的之一是：“本



位于桥北路的上海书局（大约摄于40年代）

局增聘老经理王子豪先生回来。王先生在1947年前为本局经理，嗣后自营中国贸易公司。最近包先生因感编辑部工作忙碌，对于店务及营业不能兼顾周到，故而介绍王先生回来，并征求王先生意见，乃四个月前之事矣。最近王先生曾赴香港一次，我特去函香港与王先生谈。自本月份起，王先生正式到店办公。包先生的意见，由王先生负责重些，但我认为王、包两人均一样为经理。王先生负责进货、销货、同行及同事间管理、联络方面，包先生则负责出版、编辑、学校、文化团体方面……我们做书生意，第一是赚钱维持生活，但也是服务性的，最重要还是事业……”

王子豪在发言时说：“各位，我记得我离开上海书局是在1947年10月底，距今九年了。在这几年中，我做别的事业，但与上海书局尚有些关系，故略知一二。现在同事增加，范围也大了，由贩卖而进到出版。我能回来同各位一起做事，非常高兴。”包思井在发言时表态道：“由于我与外界接触，感到对店内工作之不够，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马来亚发展到独立，出版事业是很重要的，我对各方面的工作，因编辑工作不能分身。马华版将出齐，年底正是推销最大关头。倘推销工作不完满，则将影响到下学期课本销路甚巨。故我认为，请王先生进来负起推销之责任，当可收效很大。这事各方面都已谈妥，咸认王先生进来，本局得益甚多，而我个人也表示非常欢喜，想各位也表同意。”自此，上海书局第一次由两位经理同时主持业务。

包思井即包世俊，上海人，本专业是财务，生活书店新加坡分店的创店会计，后来升任为经理。在二战时流亡印尼期间，包思井勤奋研习印尼文，在战后出版了由他撰写的《印度尼西亚辞典》《印尼语语法》《高级印尼语读本》等专著，成为印尼语专家。在他的主持下，上海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长足的进步。包思井于1966年9月辞职离开上海书局，他前后在上海书局长达10年，功不可没。

1945年新加坡光复，百业待兴。当时已有



1951年，上海书局创办人陈岳书（左）和王叔暘合影

20年创办历史的上海书局重整旗鼓，再上征程。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上海书局已创业40年。在这二十年间，先后有王子豪、温平、陈孟哲、包思井四人出任上海书局经理，其中王子豪之后又二度加盟，把陈岳书、王叔暘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他们的名字及拓展华族文化事业的精神，彰显出人生的格局，值得后人敬仰。

参考文献：

- [1] 《新加坡书业公会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书业公会出版，1957。
- [2] 《生活书店史稿》，三联书店出版，2007。
- [3] 《店务通讯》（书店管委会编印），年份见内文。
- [4] 《上海书局会议纪录》，新加坡上海书局自1945年新加坡自二战光复后的手写会议纪要，未出版。

（作者为本地作家）

新加坡华文书店之我“见”



文图·黄绍安

2007年，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配合国家图书馆“读吧！新加坡”全国阅读活动，举办了全国中小学阅读超级明星比赛。该活动获得七家华文书商及出版社赞助书券作为比赛奖品，它们是上海书局、友联书局、友谊书斋、玲子传媒、泛太平洋出版社、泛亚出版社和亚太出版社。新加坡创新科技则赞助数十台学生电子词典作为奖品，并且也为这次比赛设计了一个超前的网上比赛互动平台，让活动获得空前的成功。这项比赛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多社会资源，与我和这些华文书店在90年代结下的深厚缘分分不开。以下就我所见识的新加坡华文书店作一小记。

上海书局

上海书局创办于1925年，是一间历史悠久，曾经出版多种语文教科书的老牌书店。它经历数度搬迁，1990年迁入百胜楼，2001年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合股，成立中图（新加坡）上海书局，图书品种来源大增，也引入部分台版书。上海书局后来与中图集团因营运方式出现分歧，最终于2008年结束营业，也成了许多华文读者的集体回忆。

我和上海书局的蔡楚君老师结缘于培群学校的书展。当时，上海书局是受邀参展的单位之一。有了联系后，我就时常到位于百胜楼的上海书局、友联书局和友谊书斋选购图书，因此和书店主要负责人加深了认识。

后来，我加入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工作，被安排负责选购总理书籍奖的华文图书作为奖品。提供书籍奖奖品的书店正是上海书局。记得接手这工作时，我的教育部上司就带着告诫的语气，通知我只能照往年的书单挑选，不能越界，以免犯错。我也了解一般公务员的心态是工作要谨慎守法，不能因选错图书而犯错。蔡老师尽量推荐优质精美的中国现代散文图书给我们，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内容健康和主题正确的古典小说和词典，以保证不会选择内容不正确的图书而犯错，这无疑辜负了她的一番美意。

直到后来长官退休了，我才得以继续以严谨的方式选择这份书单以外的书籍，包括一些优秀

的现代散文书籍，以作为书籍奖的奖品。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无从得知书籍奖获奖者对这些书籍的看法。蔡老师除了常常推荐其他好书给我以外，尤其难得的是，课程编写部门需要特殊的参考资料时，我只要一通电话，她就会吩咐书店职员把图书资料找出来，傍晚由员工直接送到我的住家，让我得以在第二天带回总部，及时与同事分享和参考。她说这是特别为教育部提供的服务，大家都很感激上海书局这项贴心的服务。

友联书局

友联书局门市部位于百盛楼，它成立于1952年，是一间历史悠久，基础稳健的综合性中文图书公司，至今已有70年历史。友联书局的业务遍及中、港、台、新、马等地区，零售和批发各类



友联书局位于百胜楼的门店

华文图书、文具与礼品，并提供线上业务，同时也在海内外建立了庞大的商业联络网。

友联书局是我在念书时常常去寻找台湾书的大本营。我工作后，友联也开始售卖大陆版的图书。台湾书内容丰富，不会花太多篇幅空谈理论，而用在课堂教学时的可操作性又特别强，因此它深受学校老师欢迎。我常常到友联寻找与阅读和语文教学有关的书籍，渐渐和书局的马晓敏女士和叶家维经理变得熟悉了。

记得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阅读组曾获得台湾天卫出版社的同意，把四本台湾少年小说转化为简体版图书，专门提供给新加坡20所参与阅读计划的中学作为课外阅读的书籍。我就是通过友联书局在台湾的输送网络，直接从台北运送这批4500本简体版图书到新加坡20所邻里中学，运送过程顺畅而且没有失误。这笔出版和运输费用则是由当年非常支持华文教育的佛教居士林拨款赞助的。

个人觉得友联书局地点适中，地方宽敞。我曾经在数年前建议友联动动心思，利用空间，打造一个以文化活动及阅读活动为主的空间；或与一些幼教中心合作，开辟为幼教教学资源 and 幼教活动的中心，主打华文亲子活动，以协助营造社区学习华文的环境。或许这样能为这家华文书店注入更强的生命力。非常高兴看到了最近友联书局面簿直播的艺文活动，它证实友联设立的文化活动空间已经开始操作了。

友谊书斋

位于百胜楼的友谊书斋成立于1969年，是一家综合性的华文书店，所售卖的书籍涵盖各类内容，也是新加坡中医书籍最齐全的书店。近年来，友谊书斋也引进了台湾、香港、新马出版物，除了服务广大读者，友谊书斋也提供中、小学、幼儿园和国际学校书籍采购服务。

由于友谊书斋藏书丰富，图画书和中国文史书籍种类特别多，因此吸引我常常到访。负责人宋恩玲女士对书的出版讯息非常了解，我向书局预订的书籍，只要货物一到，书局就即刻通知我，服务周到且效率很高。书局也拥有一批忠实读者，友谊书斋后来还特别开辟一间专卖童书与图画书的门市服务，可说是敞开了一道推广绘本阅读之门。



近期看到友谊书斋也加入了面簿直播行列，除了通过华文讲故事介绍图书，宋恩玲女士也尝试用英语推荐华文绘本。期待突破语言的限制，能扩大华文阅读的群体，这是新加坡推广华文阅读的另一策略，对象是生活用语为英语的受众。

泛亚出版社

泛亚出版社成立于1984年，以出版中文和中英对照儿童系列丛书为主。目前泛亚出版社也编写学前幼儿教育丛书，一些读本还具有点读功能，让小朋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语音和认字。泛亚出版社也开发了电子书，让读者能以不同的形式享受阅读的乐趣。

我常常在热闹的商场看见泛亚出版社展卖书籍的“小书市”，有一次听家长说由于本身不谙华文，因此购买了泛亚出版的双语童书，陪孩子一起阅读。在家长认真陪读下，孩子的华文的确进步了，但作为学校老师，我却坚决不让孩子阅读双语书籍，因为经验告诉我，孩子单独阅读的时候，只选择英文部分，对学习华文没有帮助。

教育学院和教育部曾经合作推行一项小学华文双语教学法，配合培训课，我安排了泛亚出版社的双语童书展。这是临时安排的活动，让培训



学员能第一次接触到本土出版的双语童书。经过我的穿针引线，泛亚出版社慨然应允让教育学院参加培训课的受训教师借阅这些双语图书。他们把多本图书变成电脑简报，根据双语教学法的学习需要，让图书画面只单独出现汉字，汉语拼音或英文，并为童书设计了问题和延伸活动。

不过这项安排却遭到上司的责怪，担心我们没公平邀请各家华文书店参展会惹议，殊不知这一个小小班级的培训课只是需要展卖一些专门的儿童中英双语图书，不是大型的华文活动。担心被投诉，也反映了公务员对工作考虑过于周详的心态吧。

玲子传媒

玲子传媒是一家本土出版公司。它以华文书出版、阅读推广与出版服务为业务主轴，创立近30年，在新加坡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学与非文学类书籍，并协助作家与教育机构出版各类出版物。玲子传媒也代理海外华文书，以大量的青少年图书结合本地书出版与发行业务，在新加坡校园建立了强大的发行与直销网络。

玲子传媒开始创业时到培群学校做促销，陈经源校长大力支持这家书店的创业，我也开始认识了这家出版社的创始人林得楠夫妇。这家出版社一步一脚印，在家庭成员的协力合作下，逐步发展为一家颇具规模的本地华文出版社。玲子传媒与多位本地作家出版了系列华文书籍，并且成功地抢占了学校华文书籍市场，为本地华文书籍出版业做出了贡献。

由于一直在做推广校园阅读的工作，我在退休后，也被延揽到玲子传媒兼职，协助到学校推广华文阅读的工作。我尝试学习台湾出版社到校

园推广图书的方式，做了一份推广校园阅读的提案，除了到学校为学生导读，也介绍玲子传媒出版的读物给学校。由于林得楠夫妇本身和本地作家的联系非常密切，也能直接安排本地作家到校园开办阅读讲座，因此我在完成二十多所小学的阅读活动后，就决定引退了。

在这段期间我刚好也接到了另外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应教育部中学课程编写组的邀请，编辑了两本中学生文学读物——《飞跃有情天》和《跨越地平线》。这两本读物正好也是玲子传媒出版，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出版经费。

两本文学读物的特点是选择中国、台湾和本地文学作品中的各类篇章，而作品必须具有与新加坡中学课程教学内容有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由于中学老师也为这两本读物设计阅读延伸活动，因此深受学校欢迎，成了玲子传媒年度非常畅销的书藉，也为我与玲子传媒的合作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结语

2015年，我再回到教育部兼职，又恢复负责中小学课外阅读推荐书单的工作，依然和这些华文书店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因此，2007年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配合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举行的“读吧！新加坡”全国阅读活动能有众多的社会资源，靠的就是这种特殊的情缘。我想，这份情缘，其纽带应该是弘扬华族文化的共同愿望。

(作者为教育部前课程规划员。本文所附照片取自书局纪念刊和书商、出版社及个别的网络媒体)

粤剧传承的践行者和追梦人

龚耀祥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1824年，广东人与新加坡的客家移民联手在南面靠海的直落亚逸街兴建了福德祠。比1839年在福建社会显赫人士的支持下兴建的天福宫还要早十几年。可以合理推测，福德祠建成后不久，就开始邀请粤剧团到新加坡，在宗教节日期间表演。1857年，成立粤剧公会（1890年正式注册，改名为八和会馆）。30年后，位于史密斯街的粤剧新场地梨春园戏园开幕。它的商业收益带动兴建了更多的戏园。上世纪20年代，粤剧与来自中国的潮剧戏班和平剧戏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新世界游乐园、大世界游乐园的戏园，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极了。

牛车水充满活力的粤剧“外生态”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戏曲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是戏剧文化生态内部系统和多种文化因素合力所致。戏曲文化生态受各种外在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外生态”和戏剧内部生产机制所形成的“内生态”（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影响。“外生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官方文化政策形成的“大环境”，以及民俗、信仰、社会组织等民间文化形成的“小环境”。戏曲的产生与民间文化的“小环境”就是文化地理。粤剧在新加坡发生和发展与牛车水的密切关系，就如海南戏的发





2012年庆祝剧艺之家成立演出了大袍大甲的《戎马金革万里情》（右三为龚耀祥）

展和后港海南村的渊源类似。

50年代至70年代节庆期间，新加坡除了庙宇之外，街边搭台演戏随处可见，街戏就是大众的戏曲文化课堂。年长的看戏解乡愁，小朋友看热闹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这样的环境也对戏台下的孩子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些观众因戏看多了，对戏曲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龚耀祥就是节庆街戏文化滋养出来的粤剧追梦人。

龚耀祥叙述接过粤剧火种的由来：“可惜！我错过了许多粤剧大明星在新加坡的表演。在30年代，新加坡已经是吸引中国‘老倌’（广东话指名伶）南来演出的地方。当时戏园老板看到商机，和在香港、广州已经有名气的‘老倌’合作，通过中介南来搭班演出。马师曾、谭兰卿、薛觉先等的电影在30年代大受欢迎，观众想看他们的现场表演。传说余仁生跨国医药公司的老板余东旋和夫人爱看戏，支持‘老倌’南来，为他们在香港买布景、服装等。这些外来文化因素提供‘老倌’搭本地班演戏的条件。据说50年代，关德兴、石燕子、叶少棠等也很精彩。还好，在我比较懂事的七八十年代，还有机会看到不少在牛车水演出的香港戏班的名角。例如林家声、罗家英、林锦堂、阮兆辉、文千岁、温玉瑜等的传统粤剧演出。粤剧文本、音乐、功架、排场及

服饰，都很吸引幼年的我。看他们从7点多演到三更半夜的戏，就像接受训练一样。要听唱腔、听音乐、看生旦净丑功架、看服饰头盔，就在看戏过程中积累了粤剧表演的知识。”

立达中学异想天开的粤剧演出

中学时代的龚耀祥在牛车水看了无数粤剧后，觉得至美至柔，莫若粤曲。当学校给学生在礼堂呈献节目时，他异想天开，报名演粤剧。老师既吃惊又感动，竟然有学生对传统戏有那样的热情。他和也是无师自通的同校同学欧阳炳文商议好，演出的是唐涤生（1917-1959）名作《帝女花》之《香天》。

长平公主被父亲崇祯皇帝无奈砍断左臂的事《明史》虽有记载，剧情却不少是唐涤生虚构出来的。任剑辉、白雪仙版本的八场戏《树盟》《香劫》《乞尸》《庵遇》《相认》《迎风》《上表》和《香天》，以《香天》最受粤剧票友和戏迷喜爱。龚耀祥想演《香天》，因为这一折曲好听，如果唱做俱佳，情凄意切，必然动人。学校礼堂，既无正规剧场灯光，当时也没有夹式麦克风，怎么办？龚耀祥想出奇招，把本该手拿的麦克风挂胸前，虽然有碍观瞻，但能把声音传出去。还有更妙的是，因为没有柳树所以就用了放



龚耀祥（右）和刘满钻在《小宴》中饰演吕布与貂蝉，唱做俱佳



2013年的《梨园荟萃展缤纷》之《焙衣情》
(右为龚耀祥，左为刘满钻)



龚耀祥在
《楼台会》
里展现唱功
(2016)

麦克风的支架挂了几根柳枝，象征性地代表柳树。戏曲的艺术形象假定性原则，决定了艺术形象与其所反映的生活自然形态不相符的审美观念，因此以麦克风支架当柳树树身，柳枝代替柳叶，可以说得通。龚耀祥说：“戏曲观众需要想象力嘛，戏曲理论中的‘程式’就是‘假定性’，所以可以以马鞭代马，以浆代船，就是观演习惯，约定俗成。我就大胆以麦克风支架代替树身

啦！”戏结束了，好奇的同学们给这个另类的节目雷鸣般的掌声，老师们也拍红了手掌。把粤剧带进学校，这是一个成功的特例。

回想起来，龚耀祥哑然失笑。他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创造机会实现梦想。从表演技术层面来说，当时还很稚嫩。破茧成蝶，是一个挣扎和努力的过程吧。”把《香天》成功地搬上学校礼堂，增强了一个追梦人的信心。“马来同学对我们自己画的浓妆艳抹，心生叹服，对唱念与马来传统戏有类似之处，也感好奇。《香天》的顺利演出得到老师们的鼓励，让我和炳文开心了很多天。”

敦煌剧坊培养青年演员

在新加坡联华药行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总经理张荣的支持下，敦煌剧坊于1981年成立了。黄仕英、胡桂馨、胡秋洪、曾燕玲、卢楣华、徐应就、曾维礼、谢广源、胡葆燕等人很快就使敦煌剧坊成为一个演出多、面向广、进校园、促交流的粤剧领军团队。成立不久，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加。龚耀祥、欧阳炳文又在这里相遇，他们被选为大戏《辞郎州》的演员。粤剧《辞郎州》移植自创作于1958年同名潮剧，是潮剧剧作家林澜、魏启光、连裕斌合编，翌年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剧目。该剧由名伶任剑辉及白雪仙的雏凤鸣剧团（创立于1963年）在潮剧《辞郎州》面世十年后，才移植为同名粤剧。

这个文武兼备的大戏，需要唱做俱佳的多个演员配搭。敦煌剧坊当时具备了演出《辞郎州》的条件。从《赐袍》《送别》《驰救》《海战》《杀奸》到《殉国》，有主角的重头戏，也须有数个唱念俱佳的配角搭戏。敦煌剧坊的这批青年演员能唱能演、武场也不赖，曾维礼带领的乐队发挥得很好。之后，龚耀祥在敦煌剧坊演了不少折子戏和大戏，如《无情宝剑有情天》《刁蛮公主之洞房》《打金枝》等等。他也跟随敦煌剧坊到匈牙利、法国、埃及、中国、日本、澳洲等国家演出了《凄凉辽宫月》《帝女花》和《李后主》等。80年代至90年代，还参加和旅游局

合作的一系列在新加坡手工艺中心等不同地点举行的户外演出。龚耀祥在敦煌剧坊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胡桂馨教基本功，生角功架由卢楣华传授，学唱跟曾维礼，武功老师徐应文武兼顾。敦煌剧坊频密的演出给他很好的锻炼。

那20年，粤剧的“外生态”不错。除了敦煌剧坊的《国际梅花戏剧节》、社会发展部的《传统戏曲节》之外，牛车水人民剧场邀请了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团、湛江粤剧团等，中国剧团接踵而至，频繁的演出吸引大批观众。其中佛山粤剧团在1991年创下连演28天、日夜共演34场的纪录。这个时期，戏剧内部机制所形成的“内生态”很健康。活跃的业余剧团如敦煌剧坊、东安会馆、冈州会馆、回声粤剧团、新加坡华族戏曲研究会都有定期粤剧演出活动。新移民如凌东明、胡雪仪、楚云玉、陈小锐等各以其专长，为粤剧文化建设添砖加瓦。2010年新加坡戏曲学院以《探索当代传播与发展，寻求跨界合作与研究》为主题，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行了盛大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上发表论文与发言者有：新加坡的容世诚、蔡曙鹏、谢汶亨、吴彦鸿、凌东明、朱振邦、楚云玉、陈小锐、黄美玲、龚耀祥和欧阳炳文；马来西亚的谢爱萍；中国的康保成、陈建平、冯杏元、梁素梅、方宁；香港的温志鹏。议题涵盖不同地区粤剧发展现状及展望；当前不同地区粤剧的艺术生态；演员培训的内容与方法；编剧与导演、舞台、灯光、服装设计；传统演出剧目与新编剧本的选择；剧场实验及舞台呈献方式的改变；培养观众的措施与成就；作曲与演奏方式的发展。龚耀祥以《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粤剧文武生》为题，讨论了成为粤剧文武生的条件、并如数家珍地介绍了卫梦兰、伍艳红、胡慧芳、卢楣华、谭凤鸣等女文武生的表演特色。研讨会打开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看新加坡的粤剧文化大门。

剧艺之家传承薪火

然而，方言渐渐不是稚龄期社会化语言（language of early socialization）的当下，

戏曲剧团要找到懂得各种剧种的演出语言的人群，困难增大。许多剧团的做法就是演出时提供中英双语字幕。吸引不谙华文，又不懂方言的观众来看戏。扩大观众群、培训表演人才是粤剧的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维护粤剧的传承，龚耀祥和他的好友柳德衍、刘满钻等人，在2002年组织了一个推动粤剧的新团体，剧艺之家。

剧艺之家一面开班授课，一方面组织具有特色的演出。龚耀祥在剧艺之家开班传艺，积极培训演员：廖瑞萍、刘贵连、赖锦昌等。大家充分意识到通过培训提升表演能力的重要性，持之以恒，进步明显。剧艺之家组织了很多演出，例如：2007年向从艺40年的柳德衍和入行30年的刘满钻致敬晚会“柳帆轻渡满知音”，夫妻合演《蔡锷和小凤仙》和《易水送荆轲》传为佳话。又如2014年为资深演员谢广源举办《源来欢乐在今宵》，是一场难得一见谐曲演出。再如2016年为纪念粤剧名伶陈小汉的《B腔妙韵绕狮城》，龚耀祥、柳德衍、凌东明、徐应就、龚耀祥联袂登场，精彩纷呈。陈小汉糅合自己声线特点创造的粤剧唱腔，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演员艺术流派“B腔”荣誉。粤剧迷对他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2023年，龚耀祥
在教导基本功

八和会馆的新角色

今年1月7日，吉隆坡协会和星光大道（Bukit Bintang）金河广场主办“马来西亚粤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戏剧论坛和“蔡艳香师傅展览会”。在论坛上发言的马来西亚八和会馆副总务林铸良，也赞同与会者提出的“粤剧人以大格局思维借力做事，寻求跨境汇演的建议。”“疫情之后各国八和会馆建立联系，可以探讨一起推动粤剧的可能性”。八和会馆新任主席柳德行和总务龚耀祥也赞同寻求各地八和会馆合力的可能性。

有166年历史的新加坡八和会馆，过去南来的名伶都会前往拜访。靓元亨、肖丽章、马师曾、薛觉先、罗品超、陈非侗（陈宝珠之父）、白驹荣（白雪仙之父）、梁醒波、文觉非等都在八和会馆留下足迹。龚耀祥对未来充满期待：“八和会馆回溯历史，可以发动一次挖掘档案、收集文物的活动。展望未来，可以策划本地演出，举办与海外八和会馆举办跨境合作活动。大家齐心，擦亮老招牌，再创辉煌。”今年7月15日，八和会馆准备组织6个团体的大合演，群星会聚，老戏新演，必然有一番热闹。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An accomplished actor with a new role

It is said that early childhood memory is a predictor of growth trajectories. Gary Kong's artistic achievements are indeed closely linked to his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watching the very many Cantonese opera performances in Chinatown. Smith Street was called Theatre Street, Temple Street was referred to as Xiyuan Theatre Back Street, and Trengganu Street was known as Theatre Side Street. Gary said, "I was able to watch the street theatre featuring stars from Hong Kong who appeared in the street theatre. These open-air performances ran from early evening to midnight. Initially I was attracted by the intricate makeup and glittering headdresses of the performers but soon I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musical and theatrical aspects of the shows. My knowledge was greatly enhanced by listening to the Rediffusion and radio later."

Gary's creative hobbies were absolutely essential for his emotional well-being when he was in school. Using his pyjamas as "watersleeve", he spent hours imitating the movements in Cantonese opera to practise his moves and singing. He learned by himself in the bathroom to improve his singing skills when he was a student in the Bukit Ho Swee Secondary School. By the time he was a secondary three student, Gary came up with an idea to perform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antonese operas by the late renowned dramatist Tong Tik Sang. His unusual proposal of performing an excerpt of Di Nü Hua was immediately supported by an equally talented fellow student, Aw Yong Peng Mun, who later became a well-established Hua Dan (lead female role) actor. Peng Mun played Princess Chang Ping while Gary played her lover Zhou Shi Xian. In 1982, they both joined the Chinese Theatre Circle (CTC) set up by Joanna Wong and Leslie Wong.

Initially playing soldiers or guards, Gary rose to take on major roles in the productions of CTC and travelled with the group to perform overseas. Gary is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artistes nurtured by the CTC.

In 2012, Gary set up a new Cantonese opera group called the Chinese Cultural Arts Centre (CCAC) with support from close friends. It would present public performances and conduct training classes regularly. The CCAC collaborated with many Cantonese opera groups and artistes. The classes Gary conducted have been popular and many of the students have been learning the art of Cantonese opera from him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y also performed in the concerts CCAC organised and in presentations of other groups.

Gary's expertise led to an invitation from the Chinese Opera Institute when it organised Singapore's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tonese Opera at the National Museum. His presentation on "The Arts of Wen Wu Sheng" impressed the audience with his long years of observ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performances and deep knowledge of the arts and various roles. "Wen Wu Sheng is a unique role type in Cantonese opera which demands an actor to be able to sing well and at the same time play roles that require the performer to master weaponry in fighting scenes. I am very lucky to have watched the performances of generations of Wen Wu Sheng actors. Their skillful performances have won acclaim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Cantonese opera groups and activists responded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vid pandemic well and found ways to connect with the audience by presenting their shows online. One good example was "Tiger Tally" written by Sally Low, with Gary Kong, Sally Low, and Philip Chan playing lead roles. The show was professionally recorded and produced by the Chinese Opera Society.

Recently, Gary was elected as Head of General Affairs of the Cantonese opera guild. The guild was set up in 1857, officially registered in 1890 and was re-named Pat Wo Wui Kun. Gary is spearheading a project to connect all Pat Wo Wui Kun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It is hoped that the association will find ways to collaborate with fellow practitioners of Pat Wo Wui Lun to counter the challenges of declining audienceship. Gary is convinced, "Language is the cornerstone of Cantonese opera culture. How we keep the language alive is crucial to the revival of the once popular art form in Singapore. I am sure that when there is will, there is way,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 key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fabric in an inclusive way."

狮城 洗碗业的窘境



文图 · 陈伟玉

自 疫情爆发以来，各行各业备受考验，对餐饮业的打击不能小觑。以往餐馆的顾客多数倾向于堂食，由于疫情而禁止堂食，餐馆的生意大幅下滑七成。餐饮业者得时时跟进政府的防疫措施，在反复的管控中学会灵活变通管理，包括库存、设计套餐菜单到用餐规模大小的及时应对。运营上，有的采取数码化，通过网站订购下单。在禁止堂食期间，餐馆也提供外卖服务，以及调整营业时间，缩减人手，以降低营业成本。除了原材料的上涨问题以外，餐饮业一路以来面临最大的挑战，即人手短缺的问题。无论餐饮经理、侍应生和厨师等都是处于求多于供的状态。

2022年起，随着新加坡政府宣布防疫条例的放宽，餐饮业的生意开始回流，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洗碗工严重短缺。一般上，本地公民不愿意做洗碗工，因为重复性劳作以及毫无发展的职场空间，让他们望而却步，且从业者流动性较高，多数仰赖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外籍劳工。加上新加坡政府进一步紧缩外劳政策，使得洗碗工的招聘，更加雪上加霜。

餐饮业的洗碗方式，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其一，人工洗碗；其二，人工和洗碗机的结合；其三，餐具洗涤外包。

人工洗碗

梅村酒店东主赖法源受访时说：“本地公民对餐饮业工作不感兴趣，因为工作时间长，公假也须上班，加上现代人受教育较高，很少人愿

意在这种服务行业发展。餐饮业普遍上面对人手不足的问题。反之，早期新马一家，劳工来往便利，餐饮从业人员供过于求。”

早餐饮业多数采用人工洗碗，由于清洗量较大，所以需要较多的员工。除了消耗大量的人力以外，也消耗大量的水电。餐具一般每餐只能被使用一次，因此需要储备大量的餐具作替换。另外，在洗涤过程中，餐具相互摩擦，容易造成破损。餐具的破损和不洁，也会降低菜肴的品质，同时增加了成本。有污渍的餐具更是影响商家形象和卫生安全保障。



梅村酒家东主赖法源也会亲自动手洗碗

赖法源又说：“以小型餐馆为例，餐馆的员工多数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为主，6天工作制，上班时间自早上9点30分到晚上9点30分，中间有2小时午休时间，包括员工膳食。他经常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但是本地求职者始终寥寥无几，且年龄偏高，流动性较高又不稳定。周末时餐馆的人潮较多，因而餐馆需要雇佣较多帮工，以优渥的时薪和车资津贴，包括提供膳食作为征聘兼职员工的奖励。由于餐馆的人手不足，所以员工都身兼多职，甚至厨师或老板都要亲自动手洗碗。”^[1]

人工和自动洗碗机结合

随着自动洗碗机的诞生，洗碗不再是一件苦差事。正规的餐厅、酒店的餐馆及大酒楼，一般都会配备洗碗机。自动洗碗机可以清洁、消毒和杀菌，在高温冲洗之下，可以彻底清洁污渍。但是餐饮业者认为纵使有自动洗碗机，也不能全然取代洗碗工，因为经洗碗机清洗之后，还是需要洗碗工做预备、摆盘、收盘等工作。有的餐饮业者开出优渥的薪酬征聘洗碗工，依然处于雷大雨小的情况。

J8酒店的Xin Chao餐厅经理韩美旗说：“在使用自动洗碗机前，先添加洗涤剂，经多次高压喷淋清洗，可以使餐具表面的残留物质，油腻彻底清除。由此可见，自动洗碗机具有冲洗、干燥及消毒等功效。为了节省洗涤餐具的时间和人力，Xin Chao餐厅采购了一台罩式洗碗机。这台罩式洗碗机全自动进水、排水，水位自动控制，有效防止干烧，使用更加安全。具有良好温控功能，确保每一循环的喷淋水温在70摄氏度以上，还有四面全封闭罩式门。当门罩被提起时，蒸汽和热量上升，也被保留在门罩内，而不会释放到洗碗间，以保护操作间的环境。每一次可以放入12个碗碟进行洗涤，操作简单，拉下罩门就自动清洗。餐饮部的员工都能负责，不用特地招聘洗碗工。”^[2]

餐厅将卫生清洁工作外包给清洁公司，由清洁公司雇佣洗碗工到餐厅洗涤餐具。Octo-Jet



Xin Chao餐厅采用的罩式洗碗机

Building Maintenance Services Pte Ltd是专门为办公室、酒店、公寓、购物中心、超市、美食广场、舞厅提供清洁和维护服务，尤其是为美食广场、酒店和餐厅提供洗碗和厨房清洁服务。李文龙说：“Octo-Jet为丹那美拉乡村俱乐部（Tanah Merah Country Club）、新加坡游泳俱乐部（Singapore Swimming Club）、翡翠小厨、PS Café、牛角日本烧肉专门店（Gyu-Kaku）和店小二等提供清洁服务，派遣员工负责洗碗和清洁厨房事宜。其公司的洗碗工约250人，多数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少数为本地公民，工作时间六天制，一日工作12小时，中间有2小时休息。”^[3]南洋槟城茶餐厅James说：“疫情期间餐厅员工短缺，老板只好把洗碗和厨房的清洁工作交给Octo-Jet公司承包，以解决洗碗的问题。”^[4]

翡翠小厨采用通道式自动洗碗机，洗涤能力更强和快速，可以放入三个篮子的餐具进入自



翡翠小厨采用的通道式洗碗机

动洗碗机洗涤。首先，洗碗工放了洗涤剂后，就把碗盘放进篮子，进入通道式自动洗碗机进行清洗、消毒及杀菌，结束后输送出干净的碗盘，放置橱柜。每当周末人潮较多，洗涤碗盘的工作量较大，透过通道式自动洗碗机可以为大型餐厅节省水电和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餐具洗涤外包

餐具洗涤外包是由专业洗碗公司代劳，采用先进洗碗设备，提供洗碗服务。伟盛（Great Solutions）私人有限公司是一家商业碗盘清洁公司，为餐饮业提供一站式的清洁服务。餐厅把碗盘和餐具放入箱子和手推车，接着由专车载回中央洗碗工厂洗涤。首先将脏的餐具放进浸泡站，从脏陶器输送到通道式自动洗碗机清理、冲洗、烘干；洗碗员工把洗干净的餐具装箱和放入手推车，然后送回至餐厅。对于新手员工，公司提供培训，以便操作自动洗碗机和了解洗碗

各个流程。

专业洗碗公司承包咖啡店和小贩中心洗涤餐具的工作，每天由专车把碗盘送到中央洗碗工厂清洗。洗碗费用为合约制，多用于连锁咖啡店。中央洗碗工厂设在巴西立（Pasir Ris），采用大型通道式自动洗碗机，以洗涤数千个餐具。洗碗员工为50至200位。

结语

经疫情的冲击以后，有的餐饮业者重振旗鼓，推出各种佳肴美食，吸引顾客上门。然而餐饮业却面临服务生及厨房员工，包括洗碗工等人手短缺的苦恼，加上新加坡政府收紧外籍劳工的政策，使得雇主在招聘时面临困难重重。一方面招不到青壮年本地公民的加入；另一方面，由于外籍劳工配额的限制，无法引进外籍劳工，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使用洗碗机洗涤餐具，除了可以彻底清洁污渍以外，也可以保障餐具的卫生安全，以及减少餐具的破损，同时节省水电和人力资源，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餐饮业一直面临难于招聘洗碗工的挑战，一些中、大型餐馆将清洁卫生的工作交给清洁公司承包，由清洁公司派遣洗碗工，提供清洁卫生的服务，而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则由专业洗碗公司代劳，负责洗涤、收取和归还餐具的工作。

注释：

- [1] 赖法源的口述访谈，2022年6月14日。
- [2] 韩美旗的口述访谈，2022年6月16日。
- [3] 李文龙口述访谈，2022年7月11日。
- [4] James的电话访问，2022年8月19日。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胡南飞的舞蹈与戏剧缘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上世纪初，胡南飞父母亲从上海南来。胡家经营的是鸿兴百货，公司不大，但小康之家和乐融融。那个年代的移民，立足狮城，心系故土。

胡南飞于1935年出生在上海。父母亲工作忙，照顾刚出生的婴儿不容易，她的母亲每次怀孕时，都会特地前往中国待产。因为在中国有祖母、姨妈等长辈帮忙照顾婴儿，直到孩子满月后才带回来新加坡。她的姐姐和弟弟也出生在上海，满月后便带到新加坡，唯独胡南飞留在上海。日军1931年9月18日制造“九一八”事件后，翌年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胡南飞随亲属逃难到杭州附近的乡下，寄居在外婆家。二战结束后，中国爆发内战，人群纷纷南下，另寻新路。1948年，已经13岁的胡南飞坐上大轮船下南洋。茫茫大海一望无际，对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少女，两个星期的旅程，好像很久很久，真叫做远渡重洋。

抵达新加坡不久后，父亲带胡南飞到星洲幼稚园小学部上学。建立于1921年的星洲幼稚园是新加坡历史最久的幼儿园，1925年在道拉实街（Tras St）增设小学部。不过，因为姐姐在南洋小学上学，为了接送方便，南飞也在不久后转入姐姐就读的南洋小学。由于在中国没有接触过英文，学习英文对她是件苦不堪言的差事。但她从不言放弃，在老师的帮助下，慢慢地跟上了。

50年代的南洋女中，学生戏剧活动非常活跃。除了中正中学、华侨中学外，南侨女中、中华女中也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的戏剧活动，

南洋女中也不例外，例如1951年在礼堂演出吴琛（笔名魏于潜）的《寒夜曲》，1952年演出夏衍的《都市的一角》。1953年，还打算演出郭沫若的《虎符》，由蔡亮饰演如姬、王鼎昌饰演信陵君。可惜因为拿不到英殖民政府的演出准证而作罢。南中学生也积极参加华中戏剧会在那个时期演出的话剧；华中学生投桃报李，每逢南中排演舞蹈，缺少男舞蹈员时，华中的学生也积极支持。

与舞结缘 比赛获得殊荣

谈起往事，胡南飞的目光里流露出的是对美好学生生活的怀念。虽然她有很多机会接触戏剧，但当时她更感兴趣是参加学校的舞蹈活动。她身体天生具备了柔韧度、协调性和灵活性较强的素质，学舞蹈得心应手，很快就被吴燕萍老师选上，参加一个要求较高的舞蹈节目：中国歌舞剧艺社在1948年南来传给新加坡文艺团体的《哑子背疯》。这是中国舞蹈家戴爱莲取材自广西桂剧的同名作品，难度高，在东南亚传播非常广泛。演员上半身是一个俏丽少女，下半身是个哑巴老头。《哑子背疯》的演员腹部前扎上老汉假人的上半身，腰后扎少女假人的两条腿。舞蹈员双脚是老头的，要表现出腿力有限，上坡路踉踉跄跄，步履蹒跚。

上身是个青春活泼的少女，手执折扇。在吴老师细心指导下，胡南飞水灵灵的眼睛波光潋滟，灵巧的双手舞出青春气息。少女上身的表演和老头的腿反差大，她是轻车熟路，挥洒自如，在南洋女中校内班级比赛中，获得冠军。后来，胡南飞更凭着这支舞蹈参与在维

多利亚举行的盛大演出，一炮而红。后来，老师又为她安排另一个表演性强的舞蹈节目《王大娘补缸》。她驾轻就熟，演得维妙维肖。和华中的同学一样，南中的同学在那个年代，也在叙别会演出一些学生自编的舞蹈。在胡南飞的记忆中，她就参加过原创节目，如《印度舞》和《山地舞》。

与戏结缘 剧场牵引红线

1955年，胡南飞受邀参加华中戏剧会的《露丝之死》。她回忆：“我的第一部戏，能由叶文祺老师领进戏剧之门，非常荣幸。华中同学都说，叶老师是个出色的数学老师，更是一位有深厚戏剧修养的导演。叶老师温文儒雅，要求同学们熟读剧本，把握好角色的思想、性格，走动台位时目的性要清楚。”演出很成功，也让她感受到戏剧的艺术魅力。就在这一年，一个以中正戏剧会骨干份子组成的剧团成立了！那就是新加坡艺术剧场。胡南飞也自然而然成为支持艺术剧场演出的观众。

胡南飞从艺术剧场的观众，变成挑起大梁演出艺术剧场《雷雨》的女主角，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她和另一位南中同学陈明菊，被导演林晨选为四凤的A、B组演出。“当时的会馆，对学校的文艺活动非常支持。我们的排练就在福建会馆属下的崇福学校礼堂。我很幸运，又遇到一位良师——林晨。他指导我们演《雷雨》，也提醒我们演员须分析剧本才能深入角色。四凤是第一个出场的主要人物，我感受到这名善良女孩纯真的内心和善良的品格。



胡南飞参演《露丝之死》获得名师指导



《雷雨》饰演四凤显露表演才华的胡南飞

她爱上公馆里对她一往情深的大少爷，后来发现他竟然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结果发生了比她母亲更不幸的悲剧。排演过程因为对四凤的悲惨命运十分同情，让我心情十分沉重。”但在现实生活中，参加艺术剧场的演出却是喜剧收场，造就了她与未来的终身伴侣的相遇，他就是大众书局的创始人周星衢先生的长公子周曾钧。

《雷雨》演出期间，国泰机构的康总经理曾找过胡南飞，力邀她成为其属下电影公司的演员。然而，她以学业为重，一口就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对她而言，加入电影行业，需要应付演艺圈背后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是进大学学习更妥当。上了一年的先修班后，胡南飞考上南洋大学就读历史系。

与戏续缘 剧组人才济济

1957年成立的南大戏剧会成立不到一年，就演出了《国王奇遇》、《遭遇》和《县官坐堂》三部独幕剧。接着还准备演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不料开排之后却拿不到殖民地政府的演出准证。于是戏剧会考虑演印度剧《第一个微波》。经过多轮讨论，最后决定排演魏于潜

的《钗头凤》。

决定改排的《钗头凤》时，离演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同学们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个半月内布景、服装、头饰、道具、演员必须全部到位；他们没有接触过古装戏，身段、体态、服装如何表现出古典风味？特刊编辑、报章宣传、售票等如何火速展开？导演团要引导演员清晰描绘一个权奸当道的乱世氛围，凸显封建思想的祸害，并且帮助演员把陆游、唐蕙仙以及迷信的陆母、六根不净的尼姑、敦厚重情的赵士程、忠肝义胆的狄英、心术不正的罗玉书的形象立起来，力求做到升华《钗头凤》的主题，加强情节复杂多变的戏剧性。

胡南飞在《雷雨》里对四凤的诠释，得到戏剧界的一致认可。南大戏剧会决定排演《钗头凤》时，她理所当然成为大家推选的女主角。因此，导演团（郭颜开、林锦雄和刘炳麟）力邀她担任《钗头凤》的第一女主角唐蕙仙。胡南飞起初谢绝了邀请，但是想到这出古装大戏不仅是戏剧会为了庆祝南洋大学落成，也是为大学筹募基金的演出，她还是与戏续缘，参加了这个意义重大的活动。

“在揣摩角色时，我主要是跟着剧本的思路来演绎。毕竟魏于潜先生在编这个剧本时，已深刻且细腻地刻画出剧中各个人物性格和思想行为。在排练方面，我主要是根据郭颜开导演的讲解，再加上自己对剧本中人物的理解来诠释角色。”《钗头凤》演出获得成功，胡南飞认为是因为同学们那种力争上游的精神和破釜沉舟的决心，让大家不分昼夜为庆祝母校的诞生而努力。即使是扮演佛婆的石莺飞，戏份不多，也很认真演好一个昏庸无知而被人操纵的老妈子！为了要赶上演出的时限，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排上十小时的戏。台上14个演员，后台91个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赶排，没有任何人有怨言。《钗头凤》终于以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赶排出来。在维多利亚剧院的演出，每场座无虚席，为南大筹得1万4000余元。据导演郭颜开回忆：“李娜娜（饰陆母）、林锦雄（饰狄英）、刘炳麟（饰陆游）都深获赞赏。尤其是胡南飞，更是一致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好演员，她把唐蕙仙塑造得神形兼备，与陆游在沈园重逢一段，特别感人。演出能取得巨大



被削发后的唐蕙仙（胡南飞饰演）遇上花花公子（关秉文饰演）

成功，后台工作人员是功臣。他们非常优秀，很多人后来在社会上不同角落做出卓越的贡献，例如道具组有前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教育界名人如林乃燕校长、潘明智校长、陈朋来、丁水涵、曾渊澄、蔡楚君、苏月华、黄宛因等老师，总务李秉彝后来成为知名教授。”《钗头凤》给每一个参与者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与舞续缘 舞出卓越风姿

演完《钗头凤》后，胡南飞把所有心思放在学业上，不再参与任何演出。大学第三年，她在人生道路上扮演新角色——嫁为人妻。她虽在1961年大学毕业，但身为非公民，不易找工作。直到1964年成为新加坡公民后，才开始一面在圣尼格拉女校教书，一面在师资训练学院（国立教育学院前身）受训。李宝丝到圣尼格拉女校担任校长后，委任胡南飞负责舞蹈活动，这才与舞蹈续缘。章善乐是个热心推动学校舞蹈的体育老师。她1962年发起新加坡女体育教师会、促成人民协会开办舞蹈教师训练班。胡南飞立刻报名参加李淑芬老师主持的培训班，很快就成为一位教学有方的舞蹈老师。章善乐在南中当老师时就认识胡南飞，师生又因为舞蹈重逢。“人生似乎充满了偶然。在与老师分开多年后，能续前缘，福也。”胡南飞积累了戏剧与舞蹈表演的丰富经验，编排舞蹈时，用舞台调度的经验，结合学来的一些舞蹈技巧，在圣尼格拉女中编排了不少参加青年节的舞蹈。她甚至还曾被派往其他学校教导华族

舞。有一次，圣尼格拉女校参与国庆舞蹈表演，她的《卓锦万代兰》以扇子为道具，变化出多种造型图形和队形，象征胡姬花的卓越风姿和挺拔秀丽的品质。

现年88岁的胡南飞，深知自己非科班出生，除了要才气，学习舞蹈要有恒心，讲究的是毅力，才能娴熟地运用肢体语言自如地表演。话剧演出，要静下心来做好功课，研究剧本，研磨技艺。

“要注意身体素质，就必须进行锻炼，坚持锻炼。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学好舞蹈或演

戏，坚持很重要。”

胡南飞非常珍惜和怀念接触舞蹈与戏剧的日子。或许，这就是缘。这份缘，造就了五六十年代的舞台辉煌；这份缘，造就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这份缘，造就了她一生的美好回忆。



70年代与丈夫在海边合影

题图说明：胡南飞近照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新加坡华人史的启示



文图 · 林志佳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办的“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于2023年2月10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举办。第六讲主讲人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讲题为《新加坡华人史启示录》。讲座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中文系游俊豪副教授主持。此系列邀请本地各行各业的杰出华人分享他们的经验与知识，之前受邀的演讲嘉宾包括著名作家尤今、风水大师云龙子以及本地戏曲专家蔡曙鹏等。演讲当天座无虚席，主办方还临时增加座位以应对众多慕名而来的听众，可见大家对此课题的浓厚兴趣以及柯木林在该领域的号召力。

新加坡史与新加坡华人史

柯木林在演讲一开始便点出了四个关键问题，“什么是新加坡华人史”、“新加坡历史与新加坡华人史有什么区别”、“重大事件与人物”以及“华人史的启示”。为解答上述问题，柯木林先为新加坡历史以及新加坡华人史勾勒出各自的轮廓。

传统上新加坡历史的起点被定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1819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被发掘，以及对古代文献如元代探险家汪大渊所著之《岛夷志略》等逐步深入研究，新加坡历史的源头被追溯到14世纪，经历了英国殖民地时代、昭南时代、争取独立的默迪卡时期后，于1965年独立建国。而新加坡华人史则以“曹亚志登陆事件”为历史开端，即相传曹亚志于1819年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因中国天灾频密以及南洋一带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华人南来的动力，大量的华人在1819至1881年间涌入新加坡，形成了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群，并与其他族群共存。随着1887年清朝驻新领事以及英国设立华民护卫司，新加坡华人进入分裂期，分为亲英派与亲华派，而后再分裂为保皇派与革命派，一直到1942年日本南侵后才以全面团结抗日的形式结束分裂阶段，而进入政治回归运动期。

透过对新加坡历史以及华人史轮廓的描述，柯木林解答了第一个与第二个问题。首先，他强调新加坡华人史的核心是华人元素、中国元素。

从新加坡华人史中可以观察到华人的一切几乎都与中息息息相关，失去了中国元素，华族文化，新加坡华人史将无根可寻。其二，对比新加坡历史与新加坡华人史，可以看出新加坡历史由一开始的模糊，逐渐走向清晰，虽然开端一直有争议，但是越靠近近代，故事脉络越清晰。反观新加坡华人史，则是由清晰走向模糊，由一开始明确的开端和鲜明的故事轮廓，到了1965年之后却变得模糊。

重大事件与人物

在谈到华人史的重大事件与具体人物时，柯木林强调了1877年的两大事件：清廷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和同年由英殖民政府设立的华民护卫司。他指出，二者成立的目的在于争夺新加坡华人的领导权与影响力，导致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分化。华社分化的一个具体例子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当时代表受英文教育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公开在《海峡时报》呼吁组织义勇军支援英国入侵北京，这与当时华社其他成员支持清廷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同年，康有为与孙中山先后来到新加坡，更进一步分化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一部分华人拥护大清光绪帝，另一部分则支持革命。

在人物方面，柯木林提到了海峡三杰，即宋旺相、伍连德与林文庆，其中伍连德与林文庆不只在华人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事迹更是扬名海外。伍连德医生在中国东北抗击鼠疫做出重大贡献，而林文庆医生也是著名学者，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柯木林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名留青史，是因为他们学贯中西，走出新加坡，在继承祖辈文化遗产的同时，又继承英国的法治精神，有新加坡华人的特性。



华人史的启示

在总结华人史带来的启示时，除了上述“华人元素”及“鱼（中华文化）与熊掌（法治精神）”兼得的启示外，柯木林也补充了另外几点。首先他强调新加坡自开埠不久后便已形成多元文化的社会，华人文化与英国法治结合的传统是我们应珍惜的宝贵财富。第二，地处要塞的新加坡在莱佛士登陆前曾经是繁荣的商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所以新加坡重商原则是有历史轨迹可循的。第三，新加坡因兼得中华文化与英国法治优势，能出独特人才，但同时新加坡人也不应将自己局限在新加坡，应当学习先贤精神，走出国门。最后，柯木林先生认为早年有关华人史的论述多出自西方学者，我们应该在这领域深研，掌握历史话语权。

主持人游俊豪教授在介绍柯木林时提到，其特点是他善于将精彩的人生经历与其“不离史学”的精神相结合。柯木林毕业于南洋大学，长期任职于政府部门，人生阅历丰富，从不同角度经历了华社的变迁。他对历史采取严谨的态度，非常重视一手资料的梳理，就连“曹亚志登陆”这类带传奇性质的传闻，也要在一一翻阅当时船长的记录后才下定论。他的演讲风趣并善于把历史与现实结合，既能吸引大量听众，也能引发积极的讨论。

讲座讨论环节，有听众对华人史为何会越来越模糊提出疑问。柯木林认为在1965年以前，华社积极参与新加坡的建设，甚至在1955年设立了中国以外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1965年以后，随着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政府行政能力加强，很多原来由非政府组织负责的事务由政府统一管理，再加上众多的法规条文和文化环境的变迁，华社能独立处理的事务就相对变少，能写的华人史自然也就更少也更模糊了。同时，柯木林认为新加坡华人史是学术研究的分工，也应该有新加坡马来人史、新加坡印度人史等，而其最终目的是共同编写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史。

题图说明：
“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举办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东南亚华人文献研究中心

正式开幕



文图 · 许源泰

2023年1月16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东南亚华人文献研究中心开幕典礼顺利举行，该中心成立的宗旨为系统性地集聚并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民间历史文献。为了配合中心的开幕，一场以“共同探讨大马华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为主题的圆桌会议也随之展开。

开幕仪式于当天上午10时开始。在研究中心主任许源泰副教授的陪同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前主任丁荷生教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校长王瑞芳教授、副校长张颖教授，在各位学者以及参与者的见证下一同完成揭匾仪式，为此次的开幕典礼掀开序幕。

出席活动的学者包括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子坚教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主任王晓梅教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先生、新加坡历史学者林孝胜先生、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廖文辉教授、厦门大学特聘教授郑振满教授、厦门大学郑莉教授、

厦门大学曾玲教授、华社研究中心詹端缘主任、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张杰鑫主任、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徐威雄教授、马来亚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顾问有灯法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邱克威教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馆长萧德洪馆长、馆员郑美玉等。

王瑞芳校长、丁荷生教授、郑振满教授和许源泰副教授都在开幕典礼的致辞中表达了对研究中心成立的欣然，并表示了对其今后发展的期许。王瑞芳校长承诺将全力支持东南亚华人文献研究中心的各项工作，使它成为开放型的研究平台和高水平的研究中心。他希望关注和支持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的相关人士以实际行动进行支持，协助推动马来西亚华人的人文研究和交流，并培养更多专业人员。

提供交流平台 促进学术交流

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朱俊凯以及研究助理桂伟凯对中心的基本概况进行了简单介绍，除了搜罗华人民间文献并展开相关的人文研究外，中心也将积极培养年轻学子。

中心主要延续着丁荷生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模式，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系统性的汇聚以及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以及民间历史文献。目前，中心已建立马来西亚历史地理信息系统（Malaysia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MHGIS”）。MHGIS在计



揭匾仪式。左二为王瑞芳校长，左一为张颖副校长；右二为丁荷生教授，右一为许源泰副教授



东南亚华人文献研究中心开幕仪式合影

计算机科技的帮助下，将区域内的华人单位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呈现并发掘更多研究课题的可能性。作为学术界目前重要的开放性研究工具，该系统将免费让学术界乃至民间学者使用，让广大的大马华人研究者得以参与和完善华人研究的相关课题。

此外，中心亦有意建立马来西亚华人传记数据库（Malaysia Biographical Database，“MBDB”），数据库内的研究资源也会免费分享，希望借此让世界各地的学生对马来西亚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传递书香 薪火相传

开幕典礼的其中一项活动是赠书环节，在丁荷生教授以及王瑞芳校长的见证下，三位捐赠者——柯木林先生，马来亚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顾问有灯法师，以及陈笃生先生的直系后代陈继廉先生分别为中心捐赠了书籍，许源泰副教授则以东南亚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接受赠书。

柯木林先生则代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捐赠了约两百本与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相关的书籍予中心；有灯法师亦为中心捐赠了近百本与《人间佛教》相关的书籍；陈继廉捐赠了《陈笃生家谱》。所捐赠的书籍丰富了中心资源，相信所有的书籍都会发挥其效用，推动未来的学术研究。

圆桌会议 关注大马华人

圆桌会议的主题为“共同探讨大马华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其“子题”有二，一为“大马华人研究当下与未来”，二为“大马华人研究成

果、资源与信息共同平台”。

丁荷生教授说：“同行之间必须合作性地收集、整合数据，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较全面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出版更多有建设性的文章。”他提出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不同的资料进行汇总和整理，进行跨学科的知识共享，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并探讨多向并行发展的可能性。

柯林木先生认为中心是研究的革命基地。忠于初心，保持原则，中心的运作才能长久。所谓“百年树人”，栽培人才也是必须的。他提出研究的课题也要必须“接地气”。他认为必须要集合各方面的人才，学术界的研究才能更上一层楼。

其他学者也在会议上提出了本身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看法以及其研究成果，各地学者通过圆桌会议进行交流分享，不仅让在场的参与者获益良多，也从而推动了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在学术界的进展。

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获得了宗乡总会蔡其生会长和柯木林主任的鼎力支持，宗乡总会所赠送的诸多特刊给予中心很大的帮助。研究中心希望宗乡总会及新加坡的宗乡团体能够继续给予支持，让中心填补更多会馆的原始资料，同时也能让中心培训的研究助理从中学习，培养更多的优秀年轻学子，从而推进东南亚华人在学术界的 research 发展。

题图说明：圆桌会议大合照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东南亚华人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治学与自学成家的 苏启祯



文图·郭永秀

2018年11月9日早上，我在新加坡大会堂聆听了《阿德下南洋》音乐会之五：《甘榜重游》。这场由郭勇德指挥的音乐会，有一首令我回味的乐曲——《甘榜趣事：阿李与阿利》（苏启祯作曲、李崇望配器）。该曲原版是口琴曲，采取马来民歌以及中国民歌《一根扁担》的音调改写而成。配合银幕上黄惠玲的皮影戏，突出了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包容、开阔、共融和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

这首曲曾经在作

曲家协会的音乐会上发表过，作曲者就是学者、教育工作者及作曲家苏启祯博士。不久前的一个午后，我到苏博士府上专访，他因跌倒入院，脚伤未痊愈，走动时还需借助轮椅。

谈起音乐的启蒙，苏启祯记忆犹新。他1934年出生，幼儿园时在全班前面唱歌，因为唱得好，老师给了两块动物形状的饼干作为奖励。5岁那年，他早上常在苏氏公会（242 Telok Ayer）的二楼后面玩耍，有位小提琴家住在那里，他的演奏使苏启祯着迷。另一让他着迷的乐器是踏板风琴。这是一种中国造的小型键盘乐器，演奏者以脚踏踏板，同时手指按着键盘而发音。邻家一个女孩在演奏时，交叉前臂弹奏的优雅姿态，也使他心迷神往。这一点一滴的印象，凑成了他对音乐的迷恋。

以口琴奏响音乐人生

早年的新加坡，没有音乐学院，家中不富裕的人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会想到以艺术作为职业，音乐只能当成是一种娱乐。但是偏偏就有些人对音乐非常着迷、非常执着，虽然是业余活动，仍然不遗余力地学习和求索，苏启祯就是这样的人。

苏启祯一开始就自学口琴，他先与我分享口琴的演奏、作曲方面的经验，从他在金炎路中正中学分校念初二时说起。

上世纪40年代末期，他参加了口琴班，指导老师是黄大信，一位来自天主教会办的公教中学的高中生。黄老师教了他们一些流行的经典曲目，如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和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



在那人人都不富裕的年代，口琴是最便宜的乐器了。那时每首乐曲都以C调演奏，因为用的都是C调口琴，其他调性的口琴大家都买不起，乐谱也用简谱。C调口琴只能演奏7个音，碰到半音阶就无能为力，莫说转调了。后来口琴队里有人把C调口琴的簧片刮去小部分，改变其音高，成为高半音的C#，逐个刮就变成了一把C#调的口琴了。将C#调口琴放在C调口琴上方，必要时在它们之间切换，就可以吹出所有的半音。

随着口琴队的进步，“圆号口琴”开始被引入乐队。其实它只是一个金属管，有一个狭缝，可以插入口琴，把声音放大，使它发出了像喇叭一样的金属声。不久以后，学校给了一些钱，他们买了一把能够演奏和弦的口琴，大约半米长。后来，又得到一把低音口琴，声音低沉而醇厚。有了这三种特殊的口琴，乐队演奏的效果听起来就比较完整和平衡得多了。

我们知道普通口琴是以大调设计的，其实还有一种小调口琴。就是把C调口琴的第三和第六个音降低半音。这样一来小三和弦就可以代替大三和弦。不久以后，一些同学开始尝试演奏半音阶口琴。这是一把特制的口琴，一端有一个按钮，只要手指一按，C音就变为C#音了，就像钢琴上的白键和黑键，可以自由地演奏音阶里的12个半音了。但由于每个音符只有一个簧片（复音口琴每个音有上下两个簧片），所以声音比较弱，演奏时需要加上麦克风。半音阶口琴使口琴的演奏范围扩大了，可以自由地演奏小提琴曲，只不过音域还是没有小提琴那么宽广。

多渠道的音乐自学

苏启祯说，他的音乐之旅是漫长、曲折和不稳定的。他从老师和朋友那里学习，也通过书本、电台、朋友、音乐会等自学。后来他开始了音乐创作，这磨练了他的耐心和能力，丰富了他对音乐作品的理解。

苏启祯经常与梁荣平和李煜传合作，创作音乐、演奏音乐。他曾受教于前辈音乐家丁祝三。在师资训练学院任教期间，曾参加校长保罗·阿比谢甘纳登的新加坡室内乐团演奏。他也向



上世纪80年代，苏启祯在家里弹琴自怡

吴文英和当年新加坡交响乐团的中提琴主奏Mr. Basafra学习小提琴。

上世纪70年代，苏启祯协助李煜传为当时的工商小学校友会组织了一个小型小提琴组，后来扩大成一个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巴松管组成的室内乐团。他们在Jalan Gajus的家里排练，也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莫扎特的作品和本地创作。例如：李煜传的《麦里芝蓄水池》和他自己的作品《阿李与阿利》以及《掀起你的盖头来》变奏曲。

提起《阿李和阿利》，苏启祯有些兴奋，因为这是他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这首组曲共分4段：以“甘榜景象”开始，描绘一个种族和谐共处的村庄。旋律具有典型的马来风味，节奏灵感来自马来游行鼓；接下来是根据中国民歌《一根扁担》改编成的乐段，这是收集旧货的阿李（华族）出场表演时的音乐；然后是“顽皮的孩子”，一个马来男孩和一个华族男孩快乐地打石弹子，这部分乐曲是典型的古典风格；最后是阿利（马来族）的妻子踩到一块碎玻璃，阿李帮忙止血包扎，让阿利误会，解释清楚之后，阿李和阿利跳起了和解之舞。最后这个乐章是用现代和

声风格写的，因为当时苏博士对巴托克的钢琴作品非常着迷。

随后这首《阿李和阿利》由Ahmad Jaffa指挥新加坡广播电台大乐团演奏。几年后又移植成为华乐，由郑朝吉指挥狮城华乐队演奏，再后来由郭勇德指挥新加坡鼎艺团演奏。1997年，该组曲被新加坡作曲家协会带去北京，在北京音乐厅《新加坡之夜》音乐会上表演。

苏启祯说：“念初中时对音乐创作产生了兴趣，开始尝试用唐诗做歌词，创作简单的歌曲。有规则的四句结构较易谱曲，简单的起、承、转、合方式，只需要把诗歌的情绪转换成旋律就行了。我写的第一首歌是《春天的早晨》，其实就是孟浩然的《春晓》，使用五声音阶。它描绘了诗人在一个寒冷的春天早晨醒来，听到鸟儿啁啾，感叹花的短暂生命的心情。我因为没有受过正式的作曲训练，所以读了很多关于和声、对位法和配器的书。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向其他音乐家学习，所以我写完了一首曲后，就把草稿请当时在中正中学教音乐的丁祝三先生、好友梁荣平和李煜传指正。他们都定期在音乐会上指挥合唱团，发表我的合唱和独唱作品。听众很喜欢的节目之一是《姑娘要出嫁了！》，这是一出在那几年里经常上演的乡村小喜剧，”

80年代以后苏启祯仍然继续创作。他比较喜欢的一首创作是由三首歌曲组成的组歌，那是他在中正中学的回忆。歌词来自一本诗集，讲述了中正中学的中正湖不同时段的美景，歌词取自诗人曾泓的诗。在这些歌曲中，他自由地使用了五声音阶的旋律与和声，同时运用了20世纪的现代作曲技巧。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歌手和观众最喜欢的是独唱曲《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歌词取材于泰戈尔的《新月集》，作曲风和灵感则来自勃拉姆斯的小夜曲。苏博士对自己的风格是有要求的。有一次他发表了一个作品，有人写了乐评，说他的作品很好听，像北欧作曲家格里戈的作品。他听了反而不高兴，作品像别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乐谱撕掉了。

除了作曲，苏启祯也尝试写音乐评论，他用



苏启祯刊登的论文及出版的专著

的笔名是“迪安”。从中学时代开始，他为当时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南方晚报》写稿，为读者提供了一些讯息，如：如何欣赏古典音乐？在参加音乐会时应如何表现？作曲家如何进行创作？也有著名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如：圣桑的《天鹅》、马思涅的《沉思录》、舒伯特的《百灵鸟》等，还有一些交响诗和交响小品。后来，他出版了一本有关音乐的书，取名为《随想曲》，由当时的教育出版局出版。

另一方面，苏启祯也为电台定期写有关于音乐的知识，以供广播之用。这个机会促使他大量研究作曲家的作品、生平及他们的写作背景；他在听他们的音乐的同时，也阅读他们的乐谱，无形中给他很好的听觉和读谱训练。也许，这是一种更彻底的享受和欣赏古典音乐的方式。这个广播系列持续了大约两年，使他对音乐及音乐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也增进了他的音乐知识。

苏启祯认为：近年听过一场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作曲家的作品发表会，发觉马来西亚的作曲家写的作品写得很不错，技巧上比新加坡更为“现代”。不过很多音乐其实已经变成“音响”，发出一些非传统的“乐声”。他认为年轻人表现新的作曲技巧没错，但切勿走入牛角尖。因为一般听众想听的还是有旋律的音乐。那些没旋律、用尽各种不协和弦、刻意破坏节奏的“音乐”不可能成为主流。就像西方音乐一样，尽管现代音乐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听众仍然喜爱传统的交响乐和歌剧。

至于现代华乐，苏启祯认为其困境是：若全

面“现代化”，专门制造“音响”，缺乏民族色彩，那听众将越来越少。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西乐会做得更好，而“传统式”的华乐在音响上听起来又千篇一律，听不出是谁的作品。不像西洋音乐，一听就知道是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姆斯或柴可夫斯基……假如现代音乐能和传统音乐有机结合，在必要的时候才出现，例如作为某种情绪或场景的描写方式，同时又具有民族色彩，那将会是很有吸引力的作品。

教育研究方面的治学

苏启祯提起他治学的过程：在念完高中以后，家里没有能力供他念大学，便申请进入当时的师资训练学院，成为一名受训教师，因为受训教师有生活津贴。毕业后他在一间小学教书，后来进入师训学院，成为一名初级讲师。过了几年，他申请到British Council的奖学金，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留学，攻读教育高级文凭（教育心理学），拿到了diploma文凭，回新加坡两年之后，又再次申请奖学金到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教育学，获得硕士学位。

回新加坡以后，苏启祯继续到新加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作为新加坡大学的硕士导师，曾在教育学院任教。退休后，由当年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许通美教授推荐，转任南洋艺术学院院长。三年后，他又回到教育学院兼职任教，直到十年后才“退休”。退休后，苏启祯受前院长陈之权博士之邀，担任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研究顾问，负责训练研究人员从事量化研究，直到现在。教研中心通过提供优质的培训课程，提升我国教师的教学素养、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并尽力促进华族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

在教育界几十年，苏启祯感觉到新加坡的教育系统的确有它的优点，但也有缺点。他认为现代人太过功利主义，有利益大家抢，没有利益就不干，这也是造成华文在本地没落的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次有关华文教学的争论：可以用英文来教华文吗？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苏博士却认为这其实是可以实行的方法之一。因为对那些来自英文背景家庭的学生，一开

始跟他们讲华语，他们无法听懂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热忱。假如先以英语和他们沟通，向他们解释华文字词的意思，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华语，这样的教学将会更有效。

几十年来，苏启祯的生活重心就是教学、研究及音乐。退休后他出版了七、八本书，都是以英文撰写的，因为出版商不愿意出版华文书。这些书主要是有关教育方面的如《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学力比较》以及《在新加坡华文教学》等，由World Scientific及Springer出版。他根据统计学的分析，发觉原来的世界大学排名，名不符实，因为忽视了8个统计数字的重要指标。苏启祯在书里运用各种实用的指标及统计学检验，指出世界大学排名并不如一般人相信的那样可靠。



苏启祯与李碧玉女士于1957年结婚，育有一女苏茜、二男苏苒和苏蓁，还有孙男苏鸿和孙女苏鹂，皆已长大成人，在各领域里各有所成。李女士于2016年逝世。如今，苏博士虽然已达80高龄，但对“治学”和“自学”热情不因年龄而减弱。访谈期间，只见他精神奕奕、思路清晰、分析入微、令人信服。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转型的奎笼



文图·刘家明

第一次有机会去向往已久的奎笼玩是读高一时的时候，那奎笼好像是老师的亲戚或朋友经营的。记得当时老妈很是担心，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坐船“远航”，而且我一向很容易晕车，所以给了我驱风油、酸梅，加上千叮咛，万嘱咐。

坐着快艇很快就到岸外的奎笼了，那是个真正捕鱼的而不是接待游客的奎笼，所以一切设备都很原始朴实。在土油大白汽灯下，几个死党同学谈笑玩纸牌游戏，与老师和朋友席“板”而睡，半夜起床收网，看着蹦蹦跳跳的鱼儿，那种兴奋的心情到现在都还没忘记。所以，最近当几个一起健行的忘年老友提起要去奎笼时，立刻就和我老伴加入了。

这次同样从樟宜渡头出发，向着乌敏岛的方向，乘风破浪，不到15分钟就看到奎笼了。奇怪的是这奎笼与我去过的、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首先没看见那一排突出海面的典型的传统木排，而且也没见到高出海面的木板屋。这个当然就是我上了奎笼后，向奎笼主人问的第一个问题了。原来时过境迁，因为获鱼量的减少和大量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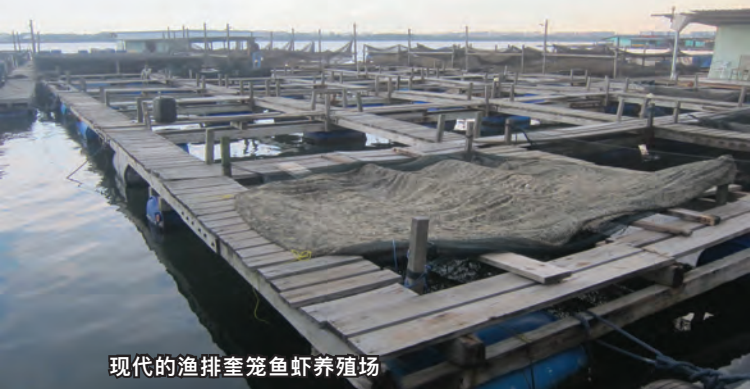
会客厅和厨房

口海鲜的竞争，很多传统的奎笼早已经被淘汰，剩下的就转型为现在这类养殖“渔排”奎笼渔场了。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像这样的渔排还有十来个，分布在乌敏岛和本岛之间的水域，不远处还有一座颇具规模和相当摩登的水产实验中心ACE。

这个渔排养殖场的场主是个不到40岁、名叫Sky的瘦小马来同胞，由他亲自带我们参观和讲解。渔排奎笼主要是由一系列绑扎在空的大水桶或油桶上的木板拼凑而成后，再固定在海床，扎实稳固，不过当大船经过时也会有摇晃的感觉。Sky精简的卧室兼办公室还有一间抽水马桶厕所，屋外还种了些花卉，就像一间甘榜小屋，很有家的味道。奎笼上有一个招待访客的厨房和多功能的会客厅，两翼则是其他员工的休息室和机房之类的。因为执照是以面积计算，所以在渔排上面就不会有太多其他活动空间，但总的来说，比我从前去过的奎笼宽敞和舒适多了。

游览的重点当然是要多了解渔排奎笼的作业。就和其他的渔排相似，Sky主要是从承包商买鱼种和虾种来养殖。听他讲来是蛮轻松的：只要随着鱼虾的习性，准时喂三餐；需要时帮鱼儿冲冲凉、换换网；防备偶尔来偷鱼的白鹭、翠鸟和海龟；就等6到9个月收成，上岸卖鱼卖龙虾了。还有自生自养的贻贝（广东人称淡菜或青口）为“花红”呢！其实靠天吃饭哪有这么容易？浪大让鱼儿受惊，浪小则鱼儿活动受阻，所以要依据情况调整让鱼虾适应环境，而水质变化最会影响鱼虾生长。虾儿在成长过程中会退壳几次，大虾欺小虾还会互斗互残，所以要及时护理照顾，所以一般的鱼虾收成率也不过60%。如果再遇上红潮之类的天灾，那就会血本无归了。看着几个被晒得皮肤黝黑的员工趁日落前还在忙这忙那：铲除寄生的藤壶、补网维修设施……可以想象到虽然不必出海，渔排渔夫的生活也是够苦的。

由于经营渔排奎笼的成本高，所以本地都只



现代的渔排套笼鱼虾养殖场



水产实验中心ACE

养殖价钱较贵的鱼如金目鲈、龙趸、龙虎斑（龙趸和老虎斑的配种）、鲷鱼和龙虾等。除了交给固定的摊贩鱼商和餐厅，Sky现在也接受网络订购和派送服务，开源节流。网购的鱼虾一般都不能养得太大，因为住家多数没有太大的锅和盘来烹煮。Sky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济来源，就是“放生”服务。常有顾客会有选特别的鱼种（包括大小、轻重）以及“放生”的时间和地点等的要求，Sky就会依据需求乘船出海为顾客履行“放生”的仪式。不过在这一波COVID-19的冲击下，这经济来源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海上生活还有一大成本——水和电。他们需要到特定的码头买汽油发电、购买食用水。渔排上其他的用水就要靠过滤收集的雨水来补充了。

我们不忘问他对这渔排套笼未来的展望，乐观的Sky笑着说他早就计划好后路了。他说目前这种经营渔排的方式要听天由命，靠廉价劳工操作，生产量有限，成本高且市场小，还有占海面积的限制等等，迟早是会被淘汰的。所以拥有和经营渔排套笼目前只是他的副业，他有自己的水上活动培训和消闲中心，教导学生、企业员工和个人划独木舟、龙舟等水上活动以及组办团队建设活动等。当然他会加入认识渔排套笼，养殖鱼虾和环保等的项目和知识，使它有别于其他类似的中心。我注意到Sky身后的一张海报，用英文字的头字母组成了他的公司的五大目标（PEERS）：Play玩乐，Explore探索，Experience实验，Reflect反思和Share分享。看着他这么乐观的样子，在脑中立刻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朗天！

Sky也指着对面，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的摩登ACE说，那是刚成立不久，由新加坡食品局提供技术支援和资助的水产实验中心。ACE目的是响应政府的2030大计，也就是要在2030年达到提供国人30%的营养需求的愿景的一部分。Sky觉得也只有这样经过大量的投资、科研

和发展，未来才有生存的希望。目前的渔排套笼可算是日落行业了。

说着说着，回程的船也已经准时开到了。我们感谢热情乐观的Sky在这次短短的旅程里，圆满地完成了他为这次活动定下的五个目标PEERS，也祝愿他生意兴隆、年年有鱼！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参观：

- 1.参加由社团通过旅行社主办的，或旅行社自组的活动，一般上也会把乌敏岛或樟宜村步行游以及海鲜餐组成配套。出发点多在樟宜码头。
- 2.上网（如klook, letsgotour）选择，参加套笼提供的小组游，每船5人左右。亦可自组小组与业者直接沟通安排，有专业导览介绍和讲解。出发地点根据船只停泊处而定，多在北部的帆船俱乐部码头。
- 3.到海上套笼餐馆海龙阁（<https://www.facebook.com/smithmarine/>）用餐。除了休闲和享用海鲜，也可以参加垂钓活动，从樟宜码头出发。来回回程最好先与餐馆商量安排，如果人多（最多12人）可以包船，船费更加合理。这是以消闲美食为主，没有导览解说。

题图说明：

早期的套笼（左）与转型的套笼（右）

（作者为本地电子工程师）



夕阳下的渔排套笼

山竹是君子



文·尤今



每当南洋果王榴槿夹带着横扫千军的强势莅临时，果后山竹必定也会羞答答地依偎在旁。果王剑拔弩张、果后含蓄内敛。前者燥热、后者寒凉，是天作之合。

就算是态度再坏的摊贩，也不会阻止顾客在挑选山竹时又按又压，因为山竹放置时间过久，里面的水分流失，外壳就会变干变硬，如同石头一样，掰不开，而果肉往往也变质了，吃不了。只有软硬适中富于弹性的，才是上好的山竹。累积了多年购买山竹的经验，我只要把山竹握在掌心里，五指一齐启动，按按、压压，看到外壳微微凹下去，便知道是上品。孰

能生巧，现在，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在短时间里随手挑个两三公斤，粒粒饱满完美，很有成就感。唯一的烦恼是，买太多了，一时吃不完，过了几天，山竹就“变脸”了——变得又干又硬，垃圾桶是它最后的归宿。最近，找到了山竹的“克星”——那就是冰箱。山竹买回来以后，立马放进冰箱内，就算吃上两三周，也没有变硬变质之虞；而冰过的山竹，每一瓣都清新得像是初冬的小溪，滑腻而又细致。

我对山竹最初的记忆，是和父亲温厚结实的大手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小时候，家境拮据，米粮之外那些吃不饱的应季水果如山竹，算是“奢侈品”。记得约莫两三年的光景吧，有一天，父亲手上拎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兴冲冲地迈入家门，里面满满地装着褐色滚圆的山竹，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那是一种全然陌生的水果。父亲把山竹放在掌心里，十指相扣，用力挤压，出现裂口之后，再沿裂口掰开，里面那一瓣瓣宛如凝脂般的雪白果肉，把我们的眸子全都变成了波光潋滟的湖泊。父亲掰一个，我们吃一个，每一瓣山竹，都留有父亲掌心的温度。

年龄稍长，父亲告诉我们，如果把水果拟人化，那么，山竹就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君

子”。证据呢？父亲让我们看山竹底部的蒂瓣，说道：“蒂瓣的数量和果肉的片数是相等的。”我们好奇而又兴奋，看着父亲接着掰开一个又一个山竹，果不其然，外面有四个蒂瓣，里面就有四瓣果肉；外面有七个蒂瓣，里面就有七瓣果肉，精准。

父亲说，山竹是“以诚待人”的君子，它透过外在的蒂瓣来展示内在的世界，诚实无误，绝不诳人；而最重要的是，它还会透过外壳的软和硬来明明白白地昭告世人它是否能被食用。

父亲的妙喻，为山竹塑造了一个崇高的形象，而他这个将水果拟人化的奇思妙想，也成了我们童年时期百玩不厌的游戏。比方说，他会问我们：“榴梿像什么？”我们看到榴梿外壳上那一根根尖尖的类似暗器的刺，便七嘴八舌地说道：“榴梿啊，像士兵、像歹徒、像劫匪。”这时，父亲便以诙谐幽默的语调说道：“我呢，觉得榴梿像你们的妈妈。”我们都错愕地看着他，这、这、这看起来嚣张跋扈的榴梿，怎么可能像妈妈呢？父亲好整以暇地解释道：“当你们做错事时，妈妈责骂你们，她用的语言，带着榴梿般尖尖的刺，可能会伤到你们。可是，你们别忘了，只要剥开这个长满尖刺的外壳，你们便可以看到里面躺着一个柔软的世界、一个温馨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香气四溢的世界。”我们细细一想，果真如此。

长期以来，父亲就以这与众不同的方式教导我们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此外，父亲妙趣横生的比喻，也帮助我们时时刻刻透过生活里的寻常事物为思维插上想象的翅膀。日后，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常常觉得，一个别开生面的比喻，远远胜过叠床架屋的描绘。认真回想起来，其实，早在童稚时期，父亲就已经透过游戏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将写作的比喻手法灌输给我了。

有人说，山竹是“孤芳自赏”的水果，

不能做成任何“副产品”，不像它的“终生伴侣”榴梿，无孔不入——雪糕、蛋糕、馅饼、泡芙、月饼、巧克力，处处都被它渗透了。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居住在芙蓉的姨婆，居然能以山竹入馔！

姨婆是烹饪能手，即便把一包米和十个鸡蛋拿去给她当食材，她也能做出一桌声势浩大的佳馔。那一回，到怡保探亲，在她热诚的邀请下，特地绕道去芙蓉小住一天。晚餐时，她端出了一道新颖别致的菜肴，让我惊诧、惊艳！圆圆的盘子里，盛着的是蒜蓉蒸大虾，大虾底下，栉比鳞次地垫着一瓣一瓣雪白的东西，仔细辨认，哎呀，竟然是山竹！山竹的甜，是含蓄内敛的，不是大鸣大放的，果肉里那一点恰到好处的酸，和那带着些许锐利辣味的蒜蓉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是对立的，又是圆融的，非常奇妙，而大虾的鲜味，就如此被激发、被提升了。姨婆用人之所未用的食材，煮人之所未煮过的新菜，利用独树一帜的烹饪技巧，使陌生的食材互相碰撞而“砰砰砰”地散发出璀璨的火花，让味蕾得着了前所未有的享受，而这样的道理，和写作“见人之所未见，写人之所未写”的秘诀是息息相通的呀！

最初的钟情，是永远的缱绻。奇怪的是，回返新加坡之后，照着姨婆给我的食谱，我试着做，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出同样的味道。也许，是山竹的质地不同；也许，是烹饪手法不够高明；也许，是情境不一样；也许，是橘逾淮为枳……总之，只能回味，不能复制。初恋，也是如此吧！

婚后，有一个时期，我随同先生日胜到沙特阿拉伯，旅居于濒海城市吉达。半年过后，父亲千里迢迢地到吉达探望我。我去机场接他，在帮他行李拎起而放入车子后厢的当儿，我觉得行李非常、非常的赘手，我开玩笑地说：“爸爸，你干吗带那么多金条来啊？”他没有搭腔，只是搓着手，呵呵地笑着。

回返沙漠里的小白屋，用过晚餐，父亲打开行李，我一看，立马愣住了。里面，满满满满地装着的山竹，占了皮箱的“半壁江山”，少说也有五六公斤；一个个结实饱满，像一个个玲珑璀璨的梦。父亲脸上呢，就露着当年第一次把山竹带回家时的那种笑容，几分自得、几分自炫，更多的是满足、更多的是兴奋。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份对调了——他看着我，像个孩童般，等待嘉奖。可是，我说不出话来，一句也说不出来。我想起了有一次我曾在家书里写道：“爸爸：吉达，并不是水果的荒漠哪！在这儿，有个水塔市场，售卖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水果，包括芒果、桃子、香蕉、葡萄、椰枣、李子、樱桃、橙子、苹果、哈密瓜、梨子，等等等等，应有尽有。我们买水果，不是小里小气半公斤或一公斤地买的，而是成箱成箱地买。许多时候，早餐吃的是五彩缤纷的水果，午餐吃的也是五彩缤纷的水果，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变得斑斑澜澜的。住在沙漠区，却能称心如意地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水果，多么奢侈、多么幸福啊！唯遗憾的是，我喜欢的山竹始终不见踪影……”就为了女儿信末这两句话，亲爱的父亲千山万水地给我捎来了重达几公斤的山竹！过了半晌，我才说道：“山竹，啊，好，真好，我许久没吃了呀！”说这话时，我嗓子啞哑……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文图·林高

炮台岛上的足印

G 提议，趁填海之前去望一望炮台岛。出发前G发了一些资料给大家看。哦！竟有出土的东西：我于1979年登在《南洋商报》的一篇散文和一首诗也被挖出来。G是有点唱尤雅的老歌《往事只能回味》引大家跟着唱，于是那天沿丹那美拉海岸走到樟宜湾，望彼岸，说故事。樟宜湾海域即将展开填海工程，填海面积达900公顷，大约12个植物园那么大。

炮台岛（Pulau Sejahta）方圆1.2公顷，不足两个足球场大。岛上没有人烟，没有井水。这样一个荒岛却煞有其事，扮演过战略上的角色。岛上有碉楼、炮墩和弃置的营房，1968年英军撤退后留下的二战遗迹。六十年代末吧，有人发现它的“荒僻”可以转化为自由，于是炮台岛变成一个“时代的场景”。那时候，青年朋友、本地文艺团体喜欢到岛上夜宿游玩。用S的话是，上去就熬夜熬到天亮，有没有地方睡觉也不管那么多啦。

我是七十年代中去的。1972年从教育学院毕业，班上11个男生常结伙到外岛玩，C是带头羊，圣淘沙（那时叫绝后岛）是首选，也去过炮台岛两次。一伙人在樟宜码头用大塑胶袋



炮台岛上弃置的碉楼

盛水，束紧，放进大塑料桶提上船，只带罐头食品和干粮，多带一些矿泉水和啤酒。雇一只船载我们，兴致勃勃出发，并约好船夫隔天回程的钟点。

偏在海角，炮台岛便有了传说。传说之一是：1569年亚齐和葡萄牙在樟宜海域发生一场激战，亚齐的武器和军备敌不过葡萄牙而溃败，惨遭歼灭。亚齐将领的魂魄老徘徊于炮台岛上，部下化为礁石仍守护着他的英灵，伺机报复。这是历史留下一条仇恨的尾巴。传说之二显然肇始于民间：德光岛上的居民发现有一马来老人家每天从炮台岛划船到德光岛，傍晚又划回去。居民好奇，跟踪到岛上，老人家忽而消失，遍寻无人影，只见一块大石头。居民相信马来老人家是岛主，便设置神龛礼拜，并在石头上供奉拿督公。又传闻，那块石头跟着岁月会变大。这是信仰留下的美谈。一个有传说的地方会产生神秘的氛围，月色变得迷蒙。更深夜静的时候，喝啤酒，打牌，聊到哪里可能引发一台高调，一腔鬼话，爆笑起来满地是尸首。青春就为了享有那样的自由。或者说，青春就喜欢无边无际。炮台岛很小，却提供给我们很大的天空。

G意犹未尽，特地请来几个老朋友到碧山妇女组读书会来谈炮台岛。那天午后，记忆库一个一个翻倒出来，叮零咚响。K先说。他制作幻灯片，播歌，老歌最能勾起共鸣，情不自禁大家跟着唱。K从育英中学毕业，之后参加校外

口琴团，去炮台岛玩是口琴团组织，约20人，大约是七十年代初。先约法三章：除了自备的东西，其他包括吃喝、药箱、煤气灯、乐器、歌谱、道具……大家分担携带。到了岛上觉得海阔天空，便唱歌，有人吹口琴伴奏，唱《赶车人》连带表演，扬起树枝当鞭子。然后合唱，《茉莉花》《小白船》《高山青》大家都会，一人开头就都跟着唱。《高山青》的歌词稍稍改了，“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改为“新加坡的姑娘美如水呀，新加坡的少年壮如山”。女生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大都正当壮如牛的年纪，唱哥呀妹呀大概也眉来眼去送秋波吧，恋爱是那样开始的。晚上玩打野战，敌人躲进灌木林，四处幽暗，如临战场。K说，那时候翻开报纸天天看打战，烽火连天，大概感受到越南战场上的悲愤，我们分两个阵营模拟战时状态：敌军侵略，我军抵抗，谁做情报员，谁被俘虏，小石块当手榴弹丢，谁谁死了，巡逻要喊口令。炮台岛上狼烟四起，真的很好玩。

七十年代末L是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学会的执委，组团上去，约三十几人。那时Singapore Polytechnic叫新加坡工艺学院，甫从珊顿道搬到杜佛校园。中文学会是注册团体，不归学校管理。L说，学生大都关心社会，思想比较左倾，也可以说，自觉有一种使命感，有一股要

投注进去的热血——虽然说不上来“理想”的具体愿景。上炮台岛就为了体验“集体生活好”，在畅游中学习。一起唱歌，跳土风舞，感觉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友谊的歌声》是必唱的：“六月的大地洒满了阳光六月的田野到处花香……”然后是《铁道兵志在四方》：“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们那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



碧山妇女组读书会上的交流（郭永发供图）

需要的地方……”第三广播电台白天和晚上都播文艺歌曲，这些歌是常播放的，歌词稍稍改了，譬如“铁道兵”改为工人，“同志”改为朋友们等。也唱本地创作的歌曲，譬如《胶林我的母亲》《黄梨园组歌》《新加坡河之歌》。唱歌加上表演，气氛很热烈。然后是坐下来“谈心”，互相批评，指出彼此的优点和缺点，可学习可改善之处。L记得过后有关方面来约他谈，他照实说，出发点是学习和关心社会。L觉得，约谈主要是因为“中文学会”主办的度假营每次有百多人参加，分组学习，讨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那时代鲁迅、高尔基是青年学习的榜样。会讲到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会吟唱鲁迅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中文学会”还办社工活动，到红山组屋做家访，邀请小朋友参加“红山儿童计划”，为小朋友开补习班，搞集体游戏，带到动物园游玩。L还主编《仙人掌》和《耕耘》，报道活动消息，发表文章。“中文学会”的目标是走入社会，关心民生，会员的态度是很积极的——那个时代的青年很不一样的一面。有关方面“约谈”大概是想了解是否“有人”渗透进来，做了档案以后可以有追踪的线索。

S的经验比较不一样。八十年代初，他和一帮朋友到吉隆坡参加一个课程。美国著名学者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的理论凸显的要点是：“心理是可以建设的”、“普通人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受到这样的勉励和驱策，便结伴北上学习。课程是密集的，住在酒店，三天两夜完全与外界隔离。去上课的人主要是从事建筑、中医和保险。后来朋友介绍朋友，上过课的人不少，都觉得受益不浅，都在想：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在健康、家庭、社交、经济和精神各方面取得平衡，如何才能使自己释出最大的能量，成功当老板——那个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是怎么尽快做个成功人士。于是便有人建议去炮台岛，要把“大家的动力”组织起来。上炮台岛大家的意愿就是“分享”上课后所得到的启发，生活和工作上哪里碰到

问题，怎么处理。大约一百二十人参加，三人先锋队早一天上岛去打扫，“占领”地盘。S负责康乐，当主持。睡觉是不用想的啦，席地而坐，熬夜到天亮。大家一半是玩，态度却是积极的，讨论后组长要轮流上来做报告。社会的主流意识已开始转向，都想出人头地，后来真的有好些人当了老板。从炮台岛回来后“政府人”约谈，留下记录，S也就没有再参与类似活动。有一班朋友则着手办理社团注册的事，就有了“新智文教发展协会”的成立，随后展开很多活动，包括开课、导读、步行、扶老济贫，到今天还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团体。说到这里，S自我解嘲一番，他没有当成老板，他喜欢旅行，存够钱就出国，后来又组织“蚂蚁爬山队”，爬大汉山，开始累积带队的经验。最后当导游，认识大家，今天还跟大家在一起玩。

当天K也提到本地作家尤琴曾出版散文集《炮台岛上》。尤琴写打野战是有主题的，模拟“侵略与反侵略”的场景，玩得十分逼真，其中有一段这样写：

我们也低下头了，心胸里却浪涛般地翻滚着。

“但是，英勇的人民是不屈的。”女组员抬起头来毅然而充满信心地说：“他们站起来了，都站起来了，站在自己热爱的国土上，背起枪干、建起堡垒，和日本皇军作战，不许侵略者蹂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浪涛“嘭”的一声拍击着岸石，激起一阵震天巨响。

打了野战还看展览，有图片、资料说明、日军侵略新加坡路线图等等，准备充足。这样的郊游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关心社会的形式。炮台岛现已填土，和德光岛连在一起，作为军事训练用。

当天下午的尾声是要我朗读1979年发表的一首诗《记一个周末》。我觉得，那个年代特有的情怀并没有被时间冲刷干净。都有点年纪了，仍是认认真真，踩着自己的足印走回去，把一个大家来聊闲天的下午，搞得气氛欢愉而充实。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归来仍是少年 周粲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没有童年

“广东省澄海县”，当这几个字样出现在国灿的出国临时登记证上时（1937年12月19日），距离日本人首次空袭广州城已过去了三个多月。次年，迈入人生第四个年头的国灿跟随父亲、母亲、庶母、姐姐、大哥及二哥搭乘轮船前往新加坡躲避战乱。此后的年岁里，他们身后的祖居地似乎被一阵风刮走了，只留下几片落叶在冷冷的月光下微微颤动着。

抵达狮城之后，他们一家大小在大坡二马路的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物里安顿下来。父亲经营的信局在一楼，二楼是货仓，三楼是他们的住家。

垂髫之年的国灿虽然时常跟近邻的小伙伴在二楼的货仓玩耍，但他总也无法摆脱内心深处那股莫名的孤独感。母亲跟庶母每天都在明争暗斗，她们把不开心狠狠地甩给对方，又牢牢地贴在自己脸上，尤其是母亲，当她烦闷之时，国灿就成了出气筒。而整日躺在烟床上的父亲（抽大烟据说是为了减轻病痛），他也只是在酒瘾发作的时候，方想起这个尚可帮自己跑腿的幺儿。至于年长国灿10岁及5岁的两位哥哥，此时的他们眼里哪里还有这么个小人儿？

缺乏父母之爱兄弟之情的国灿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孩子”，若不是还有个深居简出的姐姐，可能连他自己都会忘了自己的存在。

七岁那年，他曾迈进启发小学的门槛，但没过多久，日本兵的铁蹄即踏碎了他的读书梦，父亲的信局也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营养不良加上缺乏照顾，国灿的小腿溃烂不断，但他不得不忍痛去巴刹排队买劣等香蕉或到街上捡拾货车抖落的米、豆之类。

失学的国灿时常浪荡街头，参与打架斗殴，或者钻进阴沟里跟小伙伴玩捉迷藏。所有这一切后来都被他写进了一首小诗里：“只有红泥

小路”，“只有破败与污秽”，“只有贫穷与饥饿”……

没有童年。

端蒙小学纪事

日军撤离后，11岁的超龄生国灿报读端蒙小学三年级，即将告别儿童时代的他终于可以坐在课室里好好享受读书之乐了。但其实，失学在家的日子，他就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翻看租来的小人书，那时的他不认得几个字，连蒙带猜读得津津有味，久而久之竟然无师自通。随着识字量的增加，他也租一些鬼故事、民间故事及侦探小说之类来读。重返校园之后，国灿的华文程度远远高于一般学生，深得老师喜爱。

李谷僧是国灿遇到的第一位华文老师，李老师不苟言笑，令人望而生畏。他不时会给学生讲解古诗词，并要他们背下来。一次测验中，他把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打乱字序让学生重组，国灿答对了，受到老师的表扬。国灿的面前自此多了一扇窗——古诗词之窗。

另一位华文老师因为讲课时有个习惯，就是没讲几句就轻咳一声，同学们私下里称他“肺癆老师”，日子久了真实姓名也就不得而知了。话说肺癆老师在一次作文课上竟然要大家写一篇小说，国灿提笔写了一篇有人物对话的习作交了上去，结果老师给出如下评语：“文本平凡，却难得写得如此生动。”国灿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

不得不提的还有英文老师杨泡冰。杨老师老态龙钟，上课时必带一根藤条。他每节课给学生听写10个单词，每错一个就必须排队让他打一下手心。虽然国灿在华文课上如鱼得水，上英文课时他却只能使劲往手心吐口水了。直到走上工作岗位，国灿的英文还是无法应用自如，他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此乃后话。

中正遇恩师

小学毕业后，国灿进入位于市区的中正中学，在这里，他遇见了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王梅窗老师。

教他华文科目的王老师来自中国，这位著名词人曾出版过词集《梅窗词》，还出版过几部小说及散文集。文学功底深厚的王老师教学方式传统，但在指导学生写作方面态度相当开明。每当给出规定的作文题目后，她都让学生自由决定文体：诗歌、散文不限；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皆可。此时的国灿已开始接触新诗，并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每每以诗歌的形式完成作文，私底下也尝试投稿报刊并被频频采用。若干时日后，国灿的作文簿里积存了数量可观的小诗，这些小诗经王老师润饰后增色不少。王老师相信这些诗作跟报刊上发表过的那些凑在一起，足可出版一本诗集了，于是主动帮他跟南洋报社的负责人接洽，还写了一篇长文作为序言。

1953年4月，国灿的处女诗集——《孩子底梦》出版，以周粲为笔名的“天才诗人”国灿从此享誉新华文坛。

除了王梅窗老师，当时就职于中正的其他华文老师如林惠瀛、刘瑜、葛青凡等同样来自中国，他们的中文根基坚实，个个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尤其林惠瀛老师，他在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们都成为当年中正学子们眼中的楷模，也间接促进了后来新华文坛的发展。每每提起他们，周粲总感慨万千。

少年周粲爱好颇多，他曾学过六弦琴、钢琴，参加过合唱团，同时也喜爱绘画，但这些都限于浅尝辄止，唯有诗歌创作，因为受到王老师的肯定和鼓励，直至米寿之年的今日他仍笔耕不辍。

完成普通中学教育后，周粲进入位于加东区好人路的高级中学（同属中正中学），来到美丽的中正湖畔，他遇见了兼职《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编辑的陈振夏老师，陈老师同样欣赏周粲的创作才华，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不少他的诗作。某日上课时，陈老师告诉同学们说只要有故事，他们也能像巴金一样，写出自己的《家春秋》。周粲“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此时的他已赏读了不少文学名著，除了诗歌创作，功底日渐深厚的他也开始尝试小说、散文等体裁的创作。

大学深造

1955年，高中毕业后的周粲考入南洋大学中文系，本可成为这所大学的首届学子（1956年入校），但因家道败落，他只好教了一年书以赚取学费。

1957年，周粲正式入读南洋大学。为了赚取足够的学费、生活费，他白天上课，晚上教补习，此外他还去学校图书馆打零工。虽然每天都很忙累，但他还是加入了中文系的文学社团——“创作社”，负责文学刊物《大学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也因此结识了低一届的黄孟文。

1960年，周粲获取一等荣誉学位。次年，他来到德新中学任教，他的中正同窗（六年）兼大学校友苗芒也同时来到了这所学校，两位同样少年成名的文坛猛将总觉得心中有一把火在燃烧，他们课余谈论的话题总也离不开文学创作。

一年后，周粲被调往教育部，成为一名视学官。四年后（1966年），周粲获得一份政府奖学金，进入新加坡大学继续深造。这年8月，周粲和钟祺发起创办《新诗月报》，周粲、杜红、钟祺轮流担任执行编辑，1967年10月停刊，共出版十期。周粲任执行主编期间，苗芒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同他一起跑印刷馆，一起校对稿件，出版后还带到班上销售。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李庭辉等人筹组的文学与学术团体“新社”成立。1967年3月，《新社文艺》（季刊）创刊，周粲与钟祺任主编，1972年停刊。

除了诗歌、小说、散文创作，这一时期的周粲也写起诗词赏析来。1965年，他出版了《宋词赏析》一书，1968年，他的第二部诗集《千年之莲》出版。

多面手，加上多产，周粲的作品大量涌现于各类报刊。除了周粲，他也用其它笔名发表作品，常用的有丘陵、郁因、江上云、林中月、艾佳、辛夷、奥斯等。

边工作边创作

1969年，获取文学硕士学位的周粲再次回

到教育部，先后担任视学官、课程发展署华文专科顾问、教育学院讲师等职，直至退休。

1970年，黄孟文发起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这年8月，该协会在里巴巴利路“风景楼”顶层宣告成立，14人出席会议，周粲是其中之一，后来他曾短期担任副会长一职。两年后，周粲跟年轻貌美的曾泽婷女士结为连理，安居于巴耶礼巴一带。生活趋于安稳的周粲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进入了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

1970至1980年代，周粲前后出版了游记《踪迹》、诗集《多风的早晨》《会飞的玻璃球》《捕萤人》、散文集《五色喷泉》、评论集《华文教学论文集》《新诗评论集》、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魔镜》《雨在门外》《窗外那云》《周粲文集》《剥蕉记》等13部作品。

1975年，他的诗集《写给孩子们的诗》获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颁发的“儿童文学创作奖”。

1980至1990年代，他先后出版游记集《摩登逃难记》、诗集《时光隧道》、书评集《绿窗读书录》、小说集《夺魂铃》、微型小说集《恶魔之夜》、散文集《榴莲树下》《都市的脸》、杂文集《方块文字》、小品文集《白痴的灯笼》《螺旋梯》等十部作品。

1980年，他的诗集《捕蝇人》获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颁发的“诗歌创作奖”。

1990年，周粲惊人的创作力再次受到肯定，这一次，他荣获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的“新加坡文化奖（文学类）”，他是这个最高荣誉奖的第三位获奖者。

1992年，58岁的周粲因不堪病痛的折磨（腰椎病）不得不提早退休。吊诡的是，就在办理完退休手续的次日，那曾令他痛不欲生，叫他寸步难行的顽疾竟不药自愈，至今不曾复发。究其原因，应该跟他的英文不灵光有关，因为行政语言是英语的缘故，每当需要书写工作报告或在公开场合使用英语时，华语出身的周粲就深感力不从

心。退休之后，周粲日日腰板直挺，健步如飞，他迎来了自己华文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边生活边创作

卸下公职的周粲跟普通男人没什么太大区别：早起携同老来之伴驱车送孙儿上学，然后一同来到咖啡店消磨早餐时光，然后逛菜市场，再然后找个凉爽好去处坐下来享受读报时光，间中若灵感来袭，即刻拿出手机大写特写一番。

回到家简单午餐过后，他会继续奋笔疾书，然后稍作休息，再然后，这个会写作的男人摇身变为大厨助手，跟另一半一起做好一桌美味佳肴等孩子们下班回来享用。晚餐后的他则会到楼上播放机前学唱新歌，小他十来岁的另一半则在楼下播放机前学歌，互不干扰。学会后，他们会跟同好相约卡拉OK，每周一聚，夫唱妇随。



周粲与夫人曾泽婷



周祭部分作品

忘了老之将至，忘了今夕何夕。无病无痛无公务，哼哼唱唱的同时，随时随地想写就写，痛哉！快哉！

对于集结出书，周祭“乐此不疲”。2012年，《周祭文学创作系列》计十二部横空问世，加上之前出版的诗集（11部）、散文集（19部）、游记（4部）、小说集（9部）、理论（7部）、选集（4部）、儿童文学集（11部），总计多达77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的出书速度毫无慢下来的迹象。2020年，他的闪小说选集《望海楼》出版之时，统计数目已达110。被称“新华文坛标志性的存在”，“不可复制的经典”。

著作等身的周祭有个坏习惯，就是从来不注意写作日期，当然了，他对几乎所有的重要日期似乎都不曾放在心上，比如何时娶妻、何时生子……统统一问三不知，好在记得自己“生于中秋节的前一天”。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创作力。自2009年12月始，与时俱进的周祭开了博客网页《周祭书桌》，把自己的新作尽数贴上去，第一时间分享给读者。

现如今，愈发通透明澈的周祭毫无保留地展现着骨子里的真与诚，加上与生俱来的机智与幽默，活脱脱七十多年前中正湖畔那个翩翩少年。

后记

两三年前即试图联系周祭，住家电话号码到手后打了多次无人接听，后来另一半不知从何处弄来他的邮址，发去一封电邮也不见回复，后来只能拜托文友帮忙，但似乎谁也没办法见到这位“神人”。某日，另一半告诉我他在网络上找到了“周祭书桌”，整日在我耳边大赞这位老诗人创作力如何如何之旺盛，并时不时截图一些诗作给我赏读，还传给我好几张老诗人不同时期的照片。

“怎么看起来总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联想起他的遍寻不获，“性情古怪”自然而然贴在了他的身上。

“听说他常常去唱卡拉OK，可以去卡拉OK厅找啊！”这是最新得到的消息。

两周前完成另一位老诗人旭阳的专访稿，约他来家里审核，得知还没写周祭，他给了我一个号码鼓励我打去试试。

终于听到了周祭的声音，顺利约定三天后去他家采访。

那天本欲提早抵达，不想下巴士后绕了四十多分钟才摸到他家门口。但见到老诗人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惶恐瞬间不见了踪影。步入他家庭院，眼前俨然一片私家园林，厅堂更是一尘不染，“古怪”之人哪里可能如此古雅？完全放松下来的我稳稳坐在了他家柔软的沙发上。

此后的三四个小时里，老诗人爽朗的笑声不时响起，耳不聋眼不花加上思路敏捷妙语如珠，任谁也没办法把他跟耄耋老者联系在一起。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离开时，这一佳句不期然回旋耳际，一遍又一遍。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影子

文·杨嘉林

霓虹灯下，男人缓缓拖着脚步往地铁站走。一群热闹的年轻人迎面走来，大声笑着闹着，看样子喝了不少。男人下意识避让，还是被撞了个趔趄。他脚下的影子跟着男人的动作摇晃了一下。那群年轻人道了歉就走开了，男人却驻足在原地，久久望着那群年轻人的背影。

影子一直跟着男人，就和所有的影子应该做的一样。一样的起床，一样的出勤，一样的困在格子间里一整天，一样的胡乱扒着外卖吃，一样的等晚上最后一班地铁，一样的回到房间投入黑暗的怀抱。它的确没有什么不满，毕竟如同男人需要这样机械化的日常才能生活下去，它接受了这样困在别人脚下的生活。

男人沉默着。他不知不觉改了道，没有回家，而是走回了自己的小学，抚着大门处的匾额叹息。他在小学读到《八十天环游地球》，总暗暗期待自己能有这样一段奇妙又美好的旅程。可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进入社会，明明人生路已经走了很远，结果还离得这么近。一环扣一环，好像中间从没有什么空档让他靠岸休息，抽一段空真

正享受一段旅行。

影子觉得这个地方有些眼熟，应该不是离他们家很远的地方，因为男人这辈子，从出生到现在，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到过另一个省出差。然而这里具体是哪，它却想不起来了。那些过于遥远的事，男人小时候的梦，都被影子遗忘了。影子只记得男人今天对着存折叹息的模样，以及喃喃房贷车贷的事情。

今天有些不一样。今天是男人和影子的35岁生日。35岁，过了而立，未到不惑。

男人走到江边，他的手机没有为工作之外的事情响起。男人把腰弯了下来，将脸埋在扶手之间，就好像幼童时蜷缩的姿态。他的头与脸都是燥热的，只是心口处被江边的风吹得有些发寒。他手里捏着已经喝完的空罐子，刚从便利店里买的冰啤酒。余下来的几滴顺着倾斜的罐身落入江中，打在他被灯光拖长到江面的影子上。

影子静静沉在江面之下，仰视着男人模糊的身影。它突然对这样的生活感到了一丝恐惧，就好像这条江，望不见来处和去处，也沉不到底。而这样的日子，明天还要继续

散光也挺好

文·刘清音

看不清信号灯
认不出陌生人

从沉吟里抬头
夜不出声
只深情托举着
三分月亮

林高评语：

以“散光”写诗，题材新鲜。“也挺好”则刷新视角，引诱读者去联想，作者想说什么呢？“信号灯”、“陌生人”含弦外之意，信息丰富，作者之选词造语是经过琢磨的。第二节第一句的“沉吟”和“抬头”是对第一节隐藏的意思作出回应；第一节引起的情绪大抵是不甚愉快的吧。不过，“夜”是一个颇耐寻味的意象——“夜”象喻天地的大量吗？还是一位仁慈的长者的关爱？或者别的什么。无论何者，“夜”施与的怜悯以及贴心的谅解，都打开了五脏六腑。于是看到了：“深情托举”是一个宽厚，“三分月亮”是一个动人的形象。题目定得好。

下去。它本不该忧心这些，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子，它只需要遵从就好。但或许是那几滴酒液让它也醉了吧，它居然产生了人的情绪。小小的鱼影在它身边游动，又或者那只是霓虹灯折射在江面的一点幻觉。

“逃跑吧。”小鱼吐出一个个泡泡。

影子看着男人的身影，他仿佛熔化的铁一般，铸进了漆黑的夜里。他手里的罐子终于空了。

影子逃跑了，像一尾鱼一样悄悄溜进了江里。

没有影子的男人留在岸上，像是一座漆黑的雕像。

林高评语：

“影子”是小说的主角，不是“人”，人生至此是应该“逃跑”的。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子，它只需要遵从就好。”人生显然不止是这样。

“影子”就是那个男人吗？毕竟到了某个境地，人还是会反思自己的“生活”出了什么情况。这样的反思能把一个人“唤醒”，甚至“救活”。用散文笔调带出心情的转折。



步伐

文·钟安怡

2022年4月4日 星期一

天气晴

今天，我跟往常一样走着同样的小路去地铁站。可你知道吗？今天碰到了许久未见的高中同桌——莉莉。她还是跟以前一样，一样的优秀，一样的耀眼，不愧是公认的“别人家的孩子”。可她走路的步伐很快很快，快得我都有些跟不上了。

我们边走边聊，从毕业后聊到近年来的生活。她说自己毕业后就到国外留学，一走就是五年。五年的时间里，她拼命地读书、提高英语水平、拿奖学金、搞好人际关系。毕业后更是马不停蹄，终于拿到国内十强企业的“offer”，回到国内上班。（果然留学的人就是不一样呢！用词都不一样。）听着她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我不免有些恍惚。回想起我既平淡又没什么波折的前半生，或许？好像？有点差强人意吧！但，听了莉莉的奋斗，又觉得自己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差的地方？

就在我们聊着聊着的当下我和莉莉的距离渐渐地拉开。似乎她也注意到了，突然说道：“我发现你从以前到现在真的没变耶！走路的速度还是跟以前一样慢，可是

你走得那么慢不会觉得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吗？”

说实话我真的没想过。我仅凭第一直觉，给出的答案是：“不会呀！因为只有放慢步伐才能注意到阳光的脚步，风的心情和每天不重复的云。况且，就算再慢，终究也会到达目的地，不是嘛？”

莉莉笑了笑，在汽车的喧嚣中，回了一句：“也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伐，走得舒服就好了！”说完便在下个交叉路口转身往自己的目的地匆匆赶去，而我踏着慢悠悠的脚步继续走向我的小路。

今天的粉红风铃木开得正好，风也温柔，吹着兔子一般的云往前进……

林高评语：

“步伐”暗示一种对生活的态度，甚好。

“我”给莉莉的答案虽带点文艺腔，却是真实的感受。“阳光的脚步”“风的心情”“云的去向”，每天都不一样，匆匆的步伐是“看”不到的；日子里那么美好的东西都错过了，多可惜呀。“步伐慢”暗示一种可能的视角，弥足珍贵，而且，它还要和“步伐快”所隐喻的急功近利相抗衡。





夏夜和皱纹

文·周海桐

夏夜

静谧的蓝染透了夜幕
风驮着月影
坠入清澈的湖面
平静碎了
于是——
声音四起
榕树底下的喃喃低语
蒲扇摇出一个一个故事
合着远处的蝉鸣
此刻，是夏的夜曲

林高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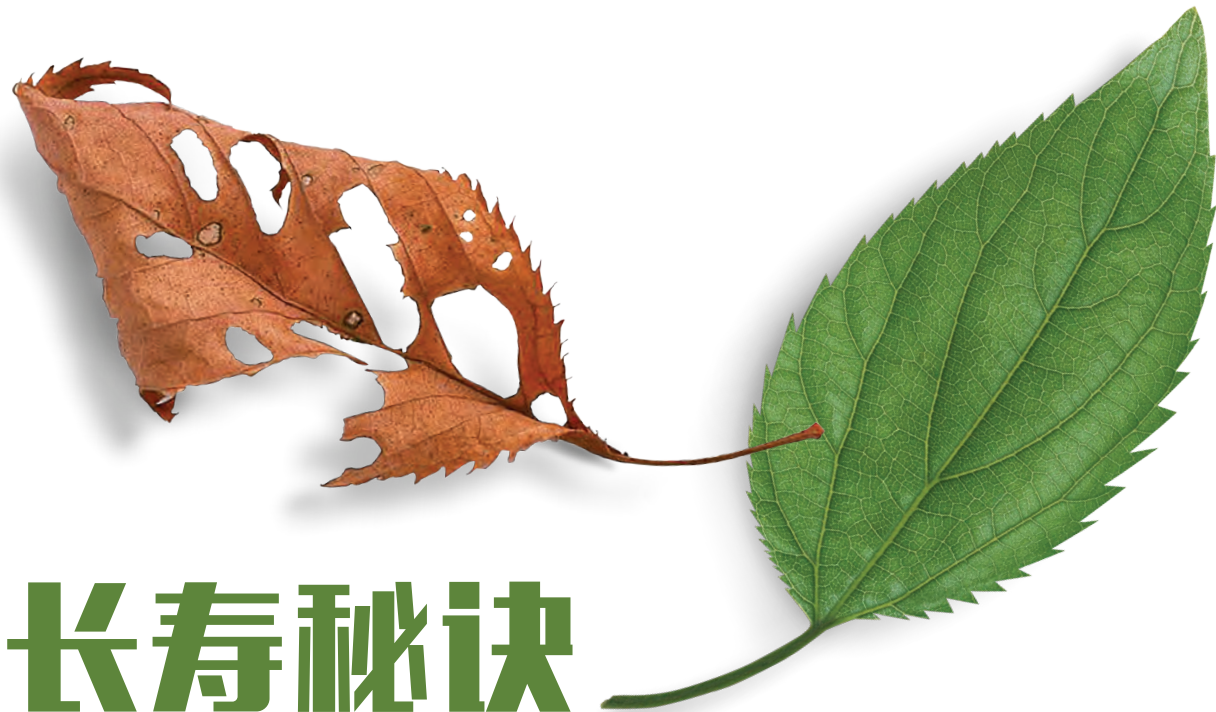
看似一幅安静美好的画面，心境应该是安静美好的。细想，却未必。月影是由风“驮”着，月影坠入湖面，“平静碎了”，这里显然隐藏着一些情绪。是因为一只鸟掠过，惊动了清澈的宁静吗？谁在讲故事呢，一个一个故事，数量词重复表达了一种兴致和氛围，可见心情还是挺好。何况此时蝉声响，融合进来，更是一首美好的夜曲。语言简洁，意境含蓄优美。

皱纹

深深浅浅
秋天干涸的湖面
沟壑纵横
冬天起伏的丘陵
而你嘴角的笑意
带来春的柔情，夏的活力
每一道痕迹
是生命的赞礼

林高评语：

这首诗最精彩的技巧是，用比喻把皱纹变成了画面：“干涸的湖面”“起伏的丘陵”，丑中有美，美中有忧伤。“而你嘴角的笑意”又进一步带出了认知上的跃进——那些丑和不幸的遭遇，都过去了，已化作“你”脸上的笑意。“皱纹”刻下的痕迹，早就给“智慧”变作生命的赞歌。题目收揽了此诗的意思。结束有力量。



长寿秘诀

作者·茹穗穗

生

金家这几天客人不断，门口放满了漂亮花篮和堆积的空礼品盒，房里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和谈话声。

饭厅的电话铃响起，金老爷接了电话，对方客气地寒暄了几句后问：“您何时来联络所讲一堂养生课呢？”金老爷笑得见牙不见眼：“好好好，但这几天没有空。我、我、终于、终于当上太爷爷啦！”对方惊喜地叫起来：“恭喜啊！你们家四代同堂啦！”

金家的第三代均有博人眼球的故事。大孙子结了婚，坚持做丁克族。二孙女和男友同居2年、未婚先孕，家人盼望他们奉子成婚，谁知他们因孕分手，二孙女还患了抑郁症，只好做了流产。三孙女求子心切但婚后不孕、小两口中西医看遍了仍没有动静。大外孙则崇尚不婚不育。二外孙正搞同性恋。三外孙赴英留学、三星期闪婚六个月后又闪离。小外孙女果断冻卵并计划在50岁完成生子。最小的孙子赴美留

学、工作、结婚、其太太流产两次，最近终于喜得贵子，圆了金家四代同堂的美梦。

邻居白太太出国公干刚回到家就得知了这一喜讯，和邻居们讨论后，买了一份大礼送去，金家老两口开心得合不拢嘴，把胖嘟嘟曾孙子的视频秀给大家，说等曾孙子百天时，摆酒请客。大家齐声说：“一定来沾沾你们家的福气呀！”

老

自从金家大张旗鼓地庆祝了金老爷百岁寿辰和金家老夫老妻70周年的白金婚，金家就成为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重点关注对象。精瘦干练的金老爷如今105岁了，微胖且快言快语的金老太95岁，二老眼不花，耳不聋，腿不抖，手不麻，饮食如常，晚上无需安眠药来催眠。七大姑八大姨和左邻右舍以各种理由拜访金家，试图挖掘出金家二老冻龄且长寿的原因。

社区领袖热情邀请金老爷到联络所开一场

“百岁老人谈养生”，也是社区管委会理事的金老爷满口答应。

讲些什么呢？金老爷犯愁了。儿子拔刀相助，在网络上搜到“长寿的16个金句”。金老爷上台后看着稿件朗读，结束时说：“上面是我从网上搜到的，供各位参考。建议大家不要迷信所谓的养生之道。个人的基因和体质不同，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心态才是健康的主因。正如能治病的医生自己不一定长寿，理财专家不一定是超级富翁，我之所以长寿就是因为不刻意养生。”大家听后扫兴极了，掌声稀稀疏疏，有人吹起口哨起哄，已修炼为半个哲学家的老寿星笑呵呵地回家了。各方找他讲课的积极性慢慢地不高了。

各地食品商家、保健品经销商等想借用两位老寿星做电视广告或短视频，二老都婉言拒绝：“我们不会装神弄鬼，不愿丢人现眼。”一个经销绿豆的商家开出天价广告酬劳，二老说：“我们没有每天喝绿豆汤，不想骗人。环球旅游虽让我们心动，但我们要心安理得地睡个好觉。”

三个孩子成家后搬出去了，金家平时共三人——老两口和女佣苏珊。好奇心强的邻居们决定展开调研。她们等苏珊推着购物车出门时，也推着购物车跟上去，一起边聊天边买菜。

苏珊爽快地介绍：“老两口的日常起居？几句话就说完了。二老早上7点起床，一胖一瘦出门散步，在小区院子走几千步。早餐喝现磨的咖啡，吃面包和坚果加煮鸡蛋，老爷子读书写日记，出门参加活动，老太读报和画画，我出门买菜，中午吃两素一肉加米饭，或鱼片米粉。午睡后吃点水果，老爷子喝杯绿茶，练习书法，老太唱歌，每星期她去上一堂唱歌课。晚上我们看电视，有时他们和孩子们通电话。11点睡觉。周末孩子们回家，一起去附近小贩中心吃煮炒，二老最爱吃咖喱鸡和麦片虾。就这样，超简单的。”

大家听了大失所望，二老竟然没有吃冬虫夏草灵芝人参西洋参，吃美国进口高档补品？

没有锻炼八段锦？没有按摩穴位加泡脚？

是基因作怪？白太和金老太聊天，故意扯到祖宗三代：“我家爷爷辈就身体不好，心脏病高血压，我爸爸这一辈，有好几个人得了中风。金家老一辈都是长寿的吧？”

金老太把嘴一撇：“老头的爷爷常年生病，只活到60岁。老头他爸年轻时抽烟喝酒加三高，73岁去见阎王了。他大哥二哥是70岁去世的。所以老头特重视锻炼，成天拉着我出门散步，真是烦死人。”

白太太赶紧接着问：“你们吃保健品补品吗？”

老太太扑哧笑出声：“我们每天早上鱼肝油、维生素E和复合维生素各服一粒。别的都不吃，是药三分毒嘛。”

白太太有几分怀疑她的话，让邻居林太找机会向金老爷了解。几天后，林太给白太来电话，吃补品的答案和金老太所说的完全相同。

林太太还报告说：“金老太悄悄地告诉我，现在我们二老自得其乐。最担心哪天脑子坏了，就有大麻烦了。我问：为什么？老太答：我们经常小声地吵架，你们听不到的。那倔老头实在是不可理喻！你说要少吃盐，他偏要吃咸菜。你说香肠不健康，他每个月要买。哪天我们脑子变糨糊了，不能出门、两人大眼瞪小眼、吵架时控制不住，那不是分分钟要到厨房拿把菜刀把对方砍了？或拿一条长毛巾把对方勒死？我有预感，到时候不是他死在我手上，就是我死在他手上！林太，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不是在开玩笑！”

老太太机关枪似地说着，我吓得魂飞魄散，说不出一句话来。停了一会，她语气轻松下来：好在我们商量好了，也关照儿女了。等我们老年痴呆了，倔老头住儿子家，我住女儿家。如他们觉得不方便，就把我俩送到养老院或退休村去，但要分开住单间。林太，我快96岁了，提前拜托你们，以后千万要帮忙，替我们说话啊！白太，你听听老太这番心惊胆颤的话。这二老一直是我们的偶像啊！”

白太太也非常惊奇：“呃？老两口不是举案齐眉的？和我们一样经常吵架的？”

一天，白太太下班经过金家，金老太招手叫她，带她到卧室坐定，老太太把关于老两口脑子坏了如何安排的话向白太重复了一遍。说完，她长吁了一口气：“白太，拜托给左邻右舍，我们就放心啦。”

白太安慰了老太太几句，走出卧室。金老爷在厅房叫住她：“听说你在报刊杂志上登载文章，还出版了书籍？”白太太不好意思地承认：“业余爱好。”他接着说：“这个爱好对健康大有好处。”

老爷子从桌子上拿起几张纸：“写了一篇有关养生的文章，你能抽空帮我看、投稿给刊物吗？”

文章？白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爷子终于想通了？要在有生之年公布长寿秘诀了？她激动地脸色通红，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老爷子。

“不是秘诀呃，是我的一点体会。”金老爷看着她惊奇的眼神淡定地回应。

白太太接过了他手中的纸，快速装进包里说：“谢谢您老信任我。我回家读，再见。”没敢耽误一分钟，她大踏步地走出了金家，生怕再多聊上几句，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

回到家，白太迫不及待地拿出金老爷的稿件，读了起来：

我是金大成，大家叫我金老爷，今年105岁，在我们社区，目前论年龄我排第一。能如此健康长寿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百年的生活让我经历了风风雨雨、高潮低潮，我感恩能在新加坡度过我的一生……

大家希望我分享养生之道和长寿秘诀，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可我真的没有秘诀，不能说谎，就像我不愿去做那些假广告那样。我说我的秘诀就是不养生，大家似乎不能接受，甚至嘲讽我对养生保密，让我感到很无奈。最近我吃饭吞咽困难，冥冥之中，感到我人生倒计时已开始，乘现在我思维清楚，把心里话写出

来，算是有个交代吧。

如何在耄耋之年保持活力和健康？除了个人基因和体质外，我认为生活方式和心态是主因。

我和老伴原是中学教师，退休后还担任兼职教师，直到体力太差才退下来。我继续担任各类比赛的评委和社团顾问，也爱好书法和阅读。老伴则喜欢画画和唱歌。我们俩有各自的朋友。

三餐我们尽量饮食平衡，每天散步读书。年轻时游山玩水。老了在电视上环游世界。金家外表看似其乐融融，其实我和老伴为鸡毛蒜皮吵得不可开交，吵架后出门找朋友聊天，回来很快能互相谅解、及时归零。我们存银行结构存款也炒点蓝筹股，有时亏钱，一笑置之吧。孩子们的低潮期和孙子辈的叛逆也让我们发愁，有时辗转难眠苦不堪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钱财我一直让老伴打理，我们不替孩子们交房子首付，不帮他们照顾孙辈，儿女背后叫我俩高老头和高老太！将来孩子们会明白我们的用心良苦。顺便建议老年朋友们看紧钱包，没钱万万不能。正因为彼此独立，使我们各自自立自强。大女儿患癌后辞了高薪工作去种菜，后来病治好了，她的菜园也风生水起。小儿子去年中年失业，参加了培训很快就顺利转业。一些家长对孩子百依百顺，其实妨碍了孩子的独立。一些老人的生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反而使他们加速衰老。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总结了几条送给大家：

1. 年轻时要存钱买房找伴侣交朋友；老了就有老本老窝老伴老友。

2. 寻求你最爱做的、社会需要的事；学老，做到老。

3. 不要害怕失败，不要玩“比较”游戏。

4. 吃好睡好锻炼好心态好，饮食平衡。

5. 无需吃补品，没病无需去医院做体检，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6. 设立自己的目标，忽略噪音，抵制诱惑。

7. 独立生活，保持正念，享受每个年龄段的

独特美，多和年轻人耍耍。

8.放弃完美，幸福不是“应该/必须怎么样”。

9.多做善事，少计较得失，知足常乐。

网上看到《世卫组织公布长寿秘诀》，不知是否属实，和我们的习惯有共同点：

第1：多吃肉；第2：唱歌；第3：异性拥抱；第4：跳舞；第5：保持开心；第6：好友陪伴；第7：大步走；第8：书、画、琴、棋；第9：高质量睡眠；第10：旅游；第11：少吃糖；第12：多按摩；第13：吃绿菜苹果大蒜坚果；第14：少看电视；第15：喝茶；第16：喝热水；第17：大笑。

希望大家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寻求秘诀上。人生苦短，珍惜时间，尽情地享受生活吧。有位作家说得好，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要把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我这辈子活得无怨无悔。

最后，我感谢大家对我们家的关爱和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金大成 2020年 完稿于深夜

读完稿件，白太太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征得金老爷的同意，白太太把稿件中敏感处、即生活经验中的第5条删除了，把稿子投了出去。《新加坡文艺》登载了这篇感染力强且引起共鸣的文章。国内外的刊物纷纷转载，又疯传到脸书、油管、热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金老爷瞬间成为流量超百万的长寿网红。

病

金老爷一天应邀跑了两个场地开讲，回家后体力不支倒地，被送到医院住院数天，出院后用中西药调理，他仍不思饮食，仅喝少量流食。金老太走路时不小心跌了一跤，造成严重骨折，也躺倒在床了。

苏珊忙得焦头烂额，金家又增加了一个女佣来帮忙照顾。儿孙们忙于工作，周末带些食物回家探望。邻居们感叹：再也看不到一胖一瘦出来散步，看不到金家人一起出门用餐了。

死

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让全世界感受到其震慑力。居民们纷纷接种冠病疫苗。新加坡疫情的高峰期，金家人都“阳”了，瘦得剩下骨头架的老爷子也被染上。家人包括金老太的症状较轻，几天后都转阴了，唯老爷子的病情日益加重，家人劝他：“你没打疫苗，患重症的风险高，赶快去住院吧。”他虚弱地摆摆手：“106岁了、还赖着不去天堂？我不去医院受折腾了。”家人明白了，老爷子是希望他最后的日子在家中度过，只好随了他的意愿。儿孙们从世界各地飞回来看望老爷子，他时而清醒、不忘叮嘱儿女：“代我亲亲曾孙子。我走后，让你妈到你们三家轮流住……”

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金老爷在自家的床上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尾声

金老爷仙逝后一年多，金家厅房的电话铃声响起来，金老太利索地接了电话。

对方在电话聊了几句后说：“听您说话真是底气十足啊。我们XX公司想请您来讲一堂养生课，您一定要答应啊。”

老太太答：“你们上网找谷歌大神嘛。我孙子说，新的ChatGPT知道很多长寿秘诀呢，还需要请我这老太太来讲吗？”

对方说：“您老又高寿又健康，您讲的话最有说服力。”

她开心地笑：“哈哈，那我就来刷刷存在感。97岁啦，除了安排车，你们安排一个轮椅给我。”

对方答：“没问题，您同意啦。太感谢了！您是经常走路才长寿的，对吗？”

金老太幽默地说：“走路只是因素之一，我还有其他秘诀呢，哈哈。”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3)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小说。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字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hong@sfcca.sg
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Tel: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



任建辉作品《恋人》布面油画 167x198cm (2011)